

ed 250  
42  
部 = 80

江西通志稿

第八〇册

文徵 論說類目錄

論類

明

江西大志論二首

千金波論

道統無絕論

清

郡志紀年論

食鹽論略

觀物論

社會論

王文成學術論

釋根論



王宗沐

徐良傳

畢貞士

謝鳴謙

邱維屏

管樂

宋啟傳

王頌三

謝文存

江西一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改葬論

贛山水論

辯類

唐

廬江四辯

宋

九江彭蠡耕

明

敷淺原辯

京都吉安會館始末辨

良知辨

汪淮

黃文汾

虞藩

朱熹

李滢

曾之傳

羅洪先

11

10

23

24

29





南園灌隱說  
養氣說

清

誠說上下篇

南澳波說  
杜邑侯

禹貢九江說

考類

明

封禁考略

九江考

清

九江考

劉松  
陳獻章

106

謝文海

郭之屏

劉均

113 113

李鴻

彭錫璜

115

程儼

江西四會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兩廣五嶺考

梅嶺

大庾嶺

二梅嶺考

漢壽墓考

歐陽文忠公世系籍里考

五嶺成

吉郡理源流考

林有序

王謨

王謨

邱成和

畢亨

解文珂

李堂權

姚瀨

江西大志論二首

明 王宗沐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為起于中古憂衰世之事也。夫如復隍之警。孤矢除戎之義。蓋奉奉焉。而後世自戡亂之後。未有不弛然解者。故歐陽修曰。三代以前之治亂。未嘗不以德。三代以後之治亂。未嘗不以兵。是為得罷不講也。江西東南大都濱江帶湖。四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略。盡于此矣。此走則彼乘。民安則盜輯。乘除機宜。可指諸掌者。入我朝正德以後。則漸入于多事。蓋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今各衛之額。大率視初年。多耗減不十四五。而往往事起。輒不足戰。更調客兵。如桃源之難。狼兵猶不可用。而藉邊兵一時艾剗之力。若病者投以峻劫。非不滿意。然邊廣兵苦驛騷。不可束縛。而田州土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反心。譬之病稍去。而元氣耗疲。則雖一時猶難語理。而況為經年之計。冀救世之安者耶。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皆震。徵兵轉輸不。壘。燹。頌。者。謂。狼。兵。以。萬。計。進。又。募。人。廣。海。間。道。必。取。西。江。其。供。

州府分志卷之四

頁

應。不。給。而。獲。應。持。登。無。異。賊。巡。撫。何。公。遷。巡。按。鄭。公。本。立。皆。條。疏。令。總。督。遣。官。護。往。又。須。部。伍。不。得。雜。以。無。籍。者。即。奏。可。施。行。而。彼。方。魚。鳥。聚。朝。不。圖。夕。緩。之。益。甚。急。之。恐。生。他。變。張。頤。瞑。目。以。視。其。虜。暴。不。敢。誰。何。時。復。有。半。道。不。歸。者。往。往。散。在。江。湖。間。為。盜。其。計。未。可。遽。止。也。而。况。贛。州。之。賊。頗。連。閩。廣。乘。機。竊。發。每。歲。報。警。不。能。草。獮。禽。雜。以。稱。快。志。而。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出。新。城。南。豐。震。警。撫。建。每。一。報。至。即。束。手。不。可。為。計。若。此。者。豈。非。預。練。素。備。之。道。不。明。則。無。以。待。其。至。耶。段。秀。寔。曰。虎。豹。之。所。以。可。畏。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去。則。孤。豚。特。犬。皆。能。為。患。今。各。營。旁。伺。意。在。需。時。萬。一。水。旱。相。仍。捧。土。不。塞。江。河。是。豈。而。况。連。湖。湘。口。口。口。而。控。南。粵。以。為。右。腋。其。患。非。特。豚。犬。也。諸。浙。滅。耗。民。意。言。兵。若。支。替。者。每。一。調。遣。練。習。若。兒。戲。然。恐。前。患。者。老。不。記。憶。宴。目。前。者。壯。不。他。慮。其。威。非。特。去。爪。牙。也。皮。不。傳。矣。於。此。而。欲。建。蒐。討。之。議。信。截。截。之。法。立。不。可。測。知。之。防。亦。苟。且。無。事。之。日。其。誰。以。為。然。者。夫。江。西。地。險。

齊民強而善鬪訟桂文襄公善志之矣崇仁樂安德興樂平諸縣  
萬有一爭輒聚數百人其勢非盡夸人之官而殺其學不已也小  
可安枕而臥者也使其為公戰如報私仇此秦人所以併六國也  
患無以倡之者往時鎮守太監鄧原建白以贛州巡撫兼四省為  
制上流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勳至聯民安以制突寇彼豈不憚于  
更舊制動民力哉夫亦有所懲不得已而然也故為今計者不過  
三事曰練曰募曰調練為上募次之調為下凡兵不過曰守城曰  
野戰野戰為難守城次之夫調兵者其野戰之數與退而不可盡  
法者眾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無益于守城也其暴掠之慘與  
供給之費眾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不止于無益也百里而奔  
命者蹶上將千里而趨利者軍十三至彼遠去其鄉里親戚以虜  
于此豈復有愛其田間里居之心哉故凡藉手于調者元末楊完  
者之在臨安可鑒也非國家之正計也若必以為藉調者是田單  
終不可以強敗齊而少康不可用一旅也國家海寇作難八年矣

江西通志雜稿紙

二頁

征輸之令悉於編氓焚掠之慘毒于骨髓練兵之請臺諫之章積  
于掖門朝庭亦嘗披知縣之官予不次又設專官以為名矣而終  
未聞有精銳之卒足以當一陳之寄者豈非以氣不加作則柔脆  
之病委諸生成法不加嚴則以掣肘之責分子旁列自非斷疑信  
法預賞任功察微業此者而曰練兵練兵是徒委虛文者也郊有  
壘者而尚云爾則言兵寔于斯土者固宜以為支矣然觀往事則  
昭然若指掌可視也自古言治兵無出于數事者每倡言之則亦  
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則言雖近而得便機紐而不奮則  
畫雖深而寡成效伏險于大順慮患于未然而况浙直連城閩廣  
未靖四鄰勦擾方獨處中可無一旦之慮而直為此熙熙哉太史  
公曰教習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弛于國兵甲不可偃于天下用  
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世儒闇于大較猥云德教遂執不移宋  
向戌晉楚弭兵其從交相見以為功而求封焉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凡聞凡誣，非他也。人情易安而難動，時習見久而駭初。故安房闔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盎者，不可談海陵之積。豈然之治，非所以切寔事而慮深長者也。所以貴斷疑也。自正德己卯以來，江西宴安四十年，往往撫臣亦嘗練兵，又選其精者別號作之，人人自信而不至于以為戲者。獨以生死之法行于其間，爾光弼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濟之斬，則旗幟為之加明。世宗之幸潞州，非易兵也，而愛能之去，則三軍為之惕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牽于顧盼，則下之人有毅然之志，而不敢於偷。臣米在行，酒則一座皆肅，項梁治喪，則賓客皆辦。驅人於鋒鏑，習人以殺伐，而托于空言哉。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糧從，法嚴則賞附，有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之工食，不足以獎不凡之氣。今江西之財，出自庫藏者，如賦書所具，已不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雖韓白之將，亦安能獨以斬誠之法。

江西通志雜稿紙

三頁

得人人死力哉。昔在贛軍門之始，勦也。嘗具請以廣鹽行湖西矣。當正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剝頭桶罔之功者，亦以費出于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橋，則廣鹽不下而稅且寡。巡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練簡，幾有緒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今有司往往告乏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積貯國之大命，轉輸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厭棄之日，食羊投醪，分子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賞也。夫王者操勵世之權，則惟明於殿，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偷勤。夫平常之事，文史之間，可以優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間，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尋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違時者有獨異之譏，任事者多見疑之迹。機密而不可以語人，則意難以過諭，功成而不能以自晦，則忌至而不能以悉平。是以當事之臣，常淪于不韙，垂成之迹，每廢于嫌疑。自非在上昭然，別白之保護之，則幾不方疑而遽易。甫定而遽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為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譏閔以禦暴，而亦以為暴。彼韓滕袴首而



稱雄者豈俛首操耒者耶亦推理不逞之徒而已用之則必有以  
優之而過則驕不可復制優之必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  
復遣故有叫呼于馬櫪者亦有橫枕于民廬者犯此者雖有震世  
之功燃眉之急不惟人將不助其謀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  
察入秋毫而行以平恕法漏于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物也往  
光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為白者此所為謹微也集此衆効即  
練當自精不足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特苟目前若引盜入室不  
顧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足于罪謫者邇年以來嘗  
有令輸贖治矣彼不殺人則盜庫作奸其不能操戈從事于什伍  
亦明也故軍之耗不可復而取足于民兵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  
精兵時變代遷不可盡恣而有備無患千古律令不然桃源之奔  
突倏忽而至衝信宸濠之微賤瞋目而破南九固猶為有守哉前  
輪不易後車將覆余故諄諄道焉

江西通志

四頁

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中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為  
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南安阻嶺稍轉而西袁州際  
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我國家初定天下更置  
衛所藩屏之凡自西而南省設衛如口如九江如贛而東皆設所  
如信如饒豈非以楚有洞庭長沙郴衡之險為江上流盜所根據  
而東則浙與徽皆平安號無事者可稍簡易為防哉余志歷朝兵  
事其所緣出入之路以備禦之地皆非經常耳目所及然則治天  
下國家強幹弱軀居中制外者乃其大端而於守險制備雖未可  
盡臆度周列至其剪截萌芽留意於必攻之途首亦不得而獨缺  
也邦城不可守則陶侃棄之以自全汾北所必爭則韋孝寬重之  
而欲備彼皆素習知其地之險易利害可以守禦又或出奇且量  
其敵之將與勢而度之而虜已在目中矣故地有險而將愚者則  
棄地有易而敵通者必守我利者勝彼利者敗互持者勝負十五  
此地之道也今江西無柁鼓之警其民安土樂業四境一家萬姓

一人無所事險。又安用藩籬守禦。以為隄防哉。然地形不同。而用險有二。不過用之。以為勝據。之以為亂而已。四隣相接。事防侵軼。彼度我險。則用力百倍。此用之。以為勝者。如狄青之疾。度崑崙。是也。方以赤子。忽若龍蛇。依傍巖箬。以作不靖。此據之。以為亂者。若武陵蠻之依九溪。以叛是也。斯二者之在天下。其勢常相勝。語曰。尺筭當猛虎。狂呼而操擊。衣甲據兵。而寢童子。彎弓射之矣。意外倉皇。周慮者所不遺。要在先而制之。爾都湖。同大澤。壓四郡之境。春夏水溢。渺茫萬頃。則波濤蕩瀟。不可湊泊。秋高水落。膝梗微露。則又千條萬港。舟一出其中。鬼伏神藏。不可周詰。而奸民聚居。則行賈風船。不得安致。甚或剽劫大姓。恣逞無忌。捕急則入匿其中。國家巡司之建。一省百一十三所。而沿湖者一十有四。蓋謹之也。他諸嶺北。通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盤逸。官府捕隸足跡之所不能至。民窮或負囊逃入其中。教之搏噬。出入事連數省。則彼此相持。莫之誰何。彼方恃其窟穴。而有人。又以通負急征之。無罪虐易生。

江西通志雜錄

五頁

其情心聚而得志。其為隱憂。豈可一二數哉。其勢非有以剪截之。究詰之。則且聚而不散。此非不見形影。露端倪也。而言無害者。箕苟安枕爾。故江西大勢。凡四鄰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皆所當慮。而贛州尤為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之建瓴也。而數郡皆虞爛矣。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三省。群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淹旬月。以致賊眾散佚。事難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遣。則盜可息。奏可。施行。而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畧曰。南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荆蜀江漢。會於九江。而贛吉撫饒。滙於鄱陽湖口。國家于九江。開府置衛。又制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戍。非全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開餘積。各置戰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以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備守備。

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贛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文具乞命操江都御史將水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道可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池州衛一所屯建德復於要害隘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堠則陸道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聞事竟不施行二公慮誠深其於金陵之勢猶有關涉而揚議竟不見實事豈非所謂箕苟安枕者哉難者曰百里之邑雖狹而必有邊一圍之山雖卑而必有趾邊與趾即險也子之論設險其於平承無庸且置也即擇而後守則變不可預圖若必皆守是安得兵悉給也且如往事贛石灘虔州之峻阻也李遷事終於敗亡生米渡南昌之坦途也岳武穆藉以破賊十四地之形孫武子之所不能窺而穰苴白起之所不能備也子悉圖之其將盡乎不圖則書無所庸

江西志

六頁

之而子奚以籌耶嗟乎是非予心也余之論設險亦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而已非以謂將也自兵法而言之擇險而出奇者名將有所不足因險而預備者庸今可使有餘自治亂而言之克盜於已形者巡撫有所不足散盜於未聚者簿丞可使有餘自昔先王之定國也彼亦豈必盡求為捍敵哉昔公劉之始至邠也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文公之徙楚邱也必協之中星而陟之景山彼所以為眷眷不憚煩者蓋擇地以居民處於陰陽風雨之會以協其性而寒燠燥濕必避其郵故燕趙之慷慨非獨軀生也齊人之詭詐非獨不情也淮南多瘰長沙重睢彼非獨不理身也食其土之毛又因而習焉少長相承則以為固然斯所以為俗也而成則不可復制矣民誠重遷懷土然去兒齒者漸則不驚此其利害與介冑而取勝者相萬萬也故良有司者視其所居察其饒肥寬曠不使其處峻阻也即峻阻矣既居而安土稍據以成俗則以計敵之不使之保聚也鄰有跳梁而吾民適肘腋其間則明其保伍

不使其合而又防其關也。地險而遠，聲治叫呼之所不達，則時聯而集之，警以象魏而夸其所憑依，不使其自治也。即不幸習成而事遲，機萌而牙拔，則潛謀密計，解約平仇，沉沉冥冥，不弛不驚，不使其驟發也。如此而又能時征輸，寬剝擊，與之休息，教其子弟而植其田疇，結洽膠固，蕃庶既變，則彼亦各愛其妻子室廬，以求老死者，人情之所同。雖有高城深池，不敵人和，而況深林大澤，亦庇以生，彼安肯舍其所甚利而求必死於安全之日哉！此余所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也。

千金陂論

明 徐良傳

論曰：余嘗眺擬峴臺，周行千金陂上，退而覽觀載籍，睹其興廢之故，可異焉。初汝水自盱來，達于瑤湖，望郡以趨西，合臨水，抱郡城，若環玦。此山川之本性，古今之經流也。其利民之大，俗所共睹。撫

三志雜稿

頁

三面阻河，以形勢則壯，充溢支渠，以水利則博。傳舍臨隍，以讖守。送逆則便舟楫，達于四門，以轉輸懋遷則利，而風氣完固，亦在其。中矣。此昔人相土卜勝，設險建國之本意也。然自瑤湖以達於今，孔家渡地平行而土疏，惡中唐時始決一口，春水暴，壩岸善崩，阡陌歲縮，支港橫溢，正道陸淤，生民生失，鉅利上元間守臣嘗建葺，陂以逼支而行，正大歷中刺史顏真卿繼築之，名土塋，貞元中刺史戴叔倫繼築之，名冷泉陂，咸通中渤海李公繼築之，名千金陂。軍倖柏虔冉始為之記，而千金陂之名，至今未改。自此水復故道，西過黃塘橋口，湧連樊之流，東則長寧長樂臨汝，西則靈臺四鄉之間，溝澮綺錯，脈絡引灌，田各數千頃，言水利者尤急焉。宋紹興中郡民王姓者獨修之，嘉熙中太守趙師都又修之，淳祐中太守葉夢得又修之，時則教授趙與翰為之記，趙記視柏前記為詳。今所賴以知此陂顛末者，多二記之力也。宋季元末兵亂相尋，陂復大決，延至於今，無慮三百年，支流日益深廣，唐時決口纔數十

丈宋已倍今則三倍之矣趙記中所載修築之費錢二百緡米二百石嗚呼尚可言此哉宏治間訓導王溥主簿李鄂先後奏請修復事下有司輒以時詘而止嘉靖初太守祥符李公茂元採諸生章袞等議慨然欲修築之時無撫按主之於上木石畚鍤已具竟為監司所阻至二十六年巡撫傅公鳳翔以興革事宜詢諸郡縣臨川令條上千金陂議而先是十年傅公清戎江右問俗於士大夫備知陂之宜復及見是議忻然報可迺檄委同知陳一貫專董其役陳亦素欲為民興利有志是陂毅然身任其事而過聽訓導楊演計以松樞實塊橫截中流下多疎漏其後復檄通判潘梅佐之潘以竹絡籠鵝卵石障之旋即摧決蓋故道之壅沙尚高而大川之洪流愈激雖踰年隄成百姓懼歌而識者固憂其潰矣未幾雨漲果決陳亦以考察罷去倡為浮議者遂曰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竇澤陳之亡也防川故也是亦不察甚矣夫隄以障決流而復故道此韓子所謂不塞不流者也豈其逆天地之性而魯公諸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省博物館  
稿紙

賢肯先為之乎宋元豐中曾南豐記擬峴臺曰風播沙鳥出乎履為之下民樂耕桑以自足野牧不收露積不垣生民富強庶風可微而淳熙嘉泰間守郡者即今文昌橋相繼為浮梁數十艘東萊呂公為之記是唐宋盛時水皆由故道歷數百年陂固無恙何防川之有昔西門豹為鄴令漳水在鄴旁而不用史起譏其不仁不智後起用之鄴以富庶民用歌舞今撫之利莫大於是陂匪直引漳水築鉗盧資灌溉一節之利而已百姓歌且舞焉宣後史起哉况陂之成者什八九決者什一二而金在庫千有餘兩募石在工萬有餘塊可不別費一錢而者顧為今之計宜先出故道高沙置之堤外水道既順然投巨石以塞決口一顧盼定矣今不答往者之失策而遂謂堤不可復豈非因噎廢食者哉是惟利害之大者故詳著于篇

道統無絕論

明畢貞士

謝疊山先生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邱瓊山曰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嗚呼統果絕乎統有二曰治曰道治統先絕於秦繼絕於元此宇宙間兩大變也道統絕於秦至今而猶未絕此大變也而有未變者存元破許州得姚樞趙復二人至燕學徒百人北方始知經學楊惟中建太極書院延趙復為師選俊秀為道學生河朔始知道學廉希憲一日方讀孟子聞大帝召因懷以進言性善義利之分元主令受帝師八思馬戒憲曰臣已受孔子戒元主曰孔子亦有戒耶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元仁宗嘗曰修身治國儒道為大又曰儒者所以可尚以其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英宗見大學衍義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吳澄論學以德性為本金履祥作論孟考證謂聖賢之心盡於四書許謙教以五性人倫為本為己為立心之要若是元之道學大明亦未始滅於宋也以

道統無絕論

九

跡焚書坑儒不既遠哉故元更七帝而秦以二世亡此道學絕續分也蓋天地惟道為主持而道亦能自主持於天地之間五帝三王至孔孟之時而極晦亦至孔孟之傳而極明當時處士橫議而楊朱墨翟之書卒不並留於天下未必非秦火之力也秦火竟不能灰孔孟但使之久長於世則儒者之熄亦與之俱矣故其亡也促焉得非天之意乎自漢以來孔子之道漸著至宋而大著孟氏猶未尊也漢唐時揚荀並稱大非其倫至元而乃以孟氏獨宗孔子後矣且漢明佛骨既入崇尚虛無者至與孔子並重而孟氏反亞其下迨宋儒者之列亦且竄入左教使天不陰行扶抑吾見道不絕於外裔而反絕於中國矣計非外裔不足以轉中國故又借之權焉何者外裔聞中國之教而悅以為新亦猶中國聞外裔之教而駭以為奇耳元人之學奉孔孟為謹表章經書不遺餘力此天以尊之者明道宗主猶使秦以火之者關道藁蕪乎吾固謂治統間世一變而道統千古如常雖然姚樞趙復以生身主盟於元得而於宋失文謝陸三先生以死身立教一時萬世兩得之此又在善為道者識所主焉

建昌戊寅志沿革改姚志淮南稱唐天祐為梁開平楊吳順義為  
 梁龍德南唐昇元為晉天福謝子讀而嘆曰嗟呼何其罔也民依  
 於土土各有主紀年者人主所以出號令施政教而臣民所由順  
 時而紀事也未有越境而紀他國之年者也古者正朔頒於天子  
 而列國各以其君之年為紀春秋魯史所紀者魯年耳史記世家  
 因列國之舊而次第之皆各記其年者也况楊吳南唐於梁晉無  
 成周列國之分也或曰子不聞天下之有統乎紀梁晉存統也曰  
 非也統唐天祐之統也開平篡統者也稱天祐不忘統者也若之  
 何斥不忘統之淮南以與篡統之梁也僕有睥睨主人之財者其  
 強者剽刃主人之腹而得半焉其弱者竊其半而瓜分焉瓜分者  
 曰吾以待主人吾未見公論之不許其待而必盡奪之以與強也

已而強者弱者又皆為他盜所奪吾未見公論之必盡與強而不  
 與弱也夫梁於天祐則剽刃主人之腹者也淮南則乘勢瓜分而  
 待主人者也晉及南唐則皆他盜而各以強弱相奪者也其不得  
 取此以與彼也審矣曰子過矣彼所與者名也未嘗實以土地與  
 也曰立國之義有大於名者乎名之曰臣則不得私其有於君各  
 之曰子則不得私其有於父紀梁晉是君父梁晉也如之何其可  
 也曰唐宋之間人皆稱梁唐晉漢周未聞稱楊吳南唐也安得不  
 以統與也曰此遞禪之序非統也莫嚴於綱目矣綱目與統者必  
 大書梁與吳晉與南唐等耳未嘗大書也蜀漢東晉大書矣魏吳  
 十六國未嘗廢不書也若之何於綱目所未嘗與者固與之未嘗  
 廢者固廢之也曰魏吳大矣勢均矣不可以相統也故戊寅志不  
 改孫吳之太平而改淮南之天祐楊吳之順義南唐之昇元曰若

子言是又以強弱論非以統論也以強弱論則魏強於漢金強於宋不將黜漢宋而統魏金乎且晉於十六國非不強也未聞十六國不自紀其年即未聞作史者不紀十六國之年也且孫吳與揚吳南唐皆國於江南皆曰帝也於孫吳則進之於揚吳南唐則退之豈以梁晉猶愈於蜀漢乎其統之也然則統不可存乎曰統可存也亦可縣也國不可滅也滅紀年是滅國也歐陽子曰夫欲信於天下後世在乎不滅其實其實正統也則正統之列國也則列國之國與統兩不相妨也中興者雖偏安必大書存統也割據者雖大必分書縣統也雖小心次第也存國也皆不滅其實也若之何於其國之史而自滅之也曰揚吳南唐人皆稱偽國矣子獨甘於偽而辨之若此其亟也曰五代之際天下無真主言篡奪則皆篡奪也言僭竊則皆僭竊也吳之興也勝梁唐之國也類晉吾

安從而真偽之且吾祖若宗既已居其土事其君受其治則必紀其年庸子孫所得改乎人有耻其遠祖之為跖者改而宗堯焉人知其不可也而况其去跖而即桀也然則姚志於南唐書宋開寶於明書元至元獨不為滅實乎曰奚而其滅實也開寶二年南唐已聽命中國也至元二十二年明未建國元未遜荒不紀至元孰紀也皆不滅其實也或曰子辨矣德祐宋恭帝紀元也而戊寅志改曰元德祐胡不知論而嚶嚶於梁晉也曰德祐之非元夫人而知之奚論焉吾於其書之有可襲而人往往為所中則傷於義傷於義則名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是故割而詳之亦後之君子所共白也



食鹽論畧

清 邱維屏

某氏曰：準戶口散鹽，使聽商浮其價。官以徵價銷引，而歲考其成。其法非舊所有，故舊志但載帶徵鹽鈔，別無所謂鹽價者。鹽鈔者，徵銀以為工本，而償以鹽，猶鹽價也。其後鹽不復給鈔銀，不獨令民於兩稅中雜輸，故曰帶徵。然為數不多，故民輸而不之覺。其府舊載：推志所權者鹽商而已。自萬歷間，民之生齒日繁，府歲銷鹽約三萬為斤者，殆有十餘萬。其後計丁口，每俵十斤八錢，寧都凡俵一十七萬四千八百斤有奇。當贛州八之一，而強矣。其後每丁口加至八十四斤有奇，又七三其倍而強矣。況乎運鹽有程，為算非有奇率，而寧都視雲都贛縣，不越三二百里。然鹽價相視，獨一聽之商，算較又增其七之二焉。

觀物論

清 管 樂

率一家之父子兄弟，安居而暇食，優游而嬉娛。此可為無事之率。民而不可久，率一家之父子兄弟，治產營生，服勤稼穡，以安其家。

江西南昌通志館稿紙

二頁

此可為趨事之勤民，而不可大。若率一家之父子兄弟，散倫向化，潛心於義善，發皇於詩書，磨礪乎事業，斯乃為立身揚名顯親之俊民，而可久亦可大也。夫幸民之不如勤民也，積數年而可見矣。勤民之不如俊民也，積數十年而可見矣。今有寶物於此，羣知其寶之為貴，而名之為尊也。乃有席父兄之業，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玩時愒日，晏然以飽煖自喜，則且掉臂不顧，以為吾何寶於是，而苦求以輟吾之樂乎。其立心措意於衣食者，矣。煇苦其背，拊柔彼其手，又以此之為急，而彼之為緩，亦曰其為寶也。幾何，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耳。由前之說，是以燕息為寶者也。由後之說，是以服勤為寶者也。雖所寶有優劣，而其為失寶一也。而算數屢空之家，鷄衣百結之輩，乃獨於立身揚名顯親之事，孜孜以治汲汲以求，幾如被服飲食之不少，置諸其身，為購之殷，而守之固，欣其得而慮其失，此獨何意哉。知寶之為寶，而不暇營於所寶之外。

也。天下之物，固有得則均得，而失則均失者。知寶之為寶，而教化行，而生養遂矣。不知寶之為寶，則教化不行，縱生養得遂，亦徒為園牢中物。况失教之民，雖欲敗度，養亦未必終遂哉。然此三民者，各從其志，其步趨有徑，其進退無方，進則如登，退則如崩也。惟所志之高卑異耳。故由俊民而流於勤民，幸民也。易由幸民而入於勤民也。難由勤民而砥志於俊民也。在難易之間。

社倉論

清 宋啟傳

社倉之設，朱子便民之善法也。而行之今日，其弊百出而不窮。何哉？蓋司是倉者，類多無賴之徒，報名攢充，故當其受穀也，早存蠹食之意，及其散穀也，多視恩怨為出納，往往不待中夏而廩已空。至青黃不接時，則已無顆粒可散矣。或因歲歉而預卜價之必昂，則託言散盡，而竇隱居為奇貨，所收息常三四倍，盡以飽素，且併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其二分之息，亦不歸倉。歲歲祇以原額冊報而已。夫使齒不加長，而原馬尚存，猶可說也。乃并有將原穀耗廢一空，一逢上官委員盤查，則為指困倉以抵塞一時之耳目，及乎水落石出，這呼急迫，又藉口於民欠未清，或將所指已還之券，捏為未還，告官索取，詐騙不遂，始與衣物剝肉醫瘡，設法賠償，不足額則又挪移於親鄰，借貸於索找，株連數載不休。於是官不得不除其名，另僉人充其職，然覆轍相尋，猶吾雀子。是以古人救荒之善法，而行之不善，歸於徒法，且與不善等。則莫如於貯穀之處，擇其中之殷實者，司出入，又佐以廉潔之士，謹收貯而為上者，仍不時稽查，稱職則重加慰勉，隆以禮貌，復時給檢門之典。或者人思求榮，各懷振勵，積月累歲，倉廩得實，庶有備無患。一遇凶稔，嗷嗷得以待哺，自不至終填溝壑也。

王文成學術論

清 王頌三

古無所謂道學也。至宋始名。故學道而求諸濂洛關閩之說尚矣。雖然求其說即足以入道乎。說特濂洛關閩之迹耳。然則將何以入道也。孔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道之入也。亦視乎學者之心得耳。陽明先生生於明。遠接孔曾思孟之傳。近尋濂洛關閩之秘。特以致良知為聖學宗旨。致知二字本漢學。良知二字本孟子。明白簡易。真與周子之言誠。程子之言天理相類。語語教誨。出其心得。以教人。誠可謂一代之儒宗矣。且致良知者。非空任一心。而無與於一切事物之理也。致字內有窮理功夫。有擴充功用。如答崇一則。謂集義即致良知。傳習錄謂事物之末。惟盡吾心良之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也。又謂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是致良知。蓋推其解。則萬變不窮。極其功。則

江西通志卷之二十三 清文

卷

一四 三

四達不悖。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擴而充之。其近之歟。雖當是時。懲末俗之卑污。拯朋講學。接引後進。多就高明。穎悟之流。漸有放言闊論之失。未免稍偏。而世人即緣此而排擊之。又徒見大學古本之復。知行合一之說。格致誠正之論。與朱子微有異同。而遂詆為空虛寂滅。近於禪悟。誤矣。且夫學術者。功業之所從出也。先生平溯冠。擒宸濠。以及平兩廣諸武功。倣僕權奇。以之進蹤。武侯無愧。功業如此。豈空虛寂滅。而能若是乎。此不待辨而知也。不特此也。先生之學。實心契於朱子。晚年定論一篇。與朱子同歸一致。而世每病其出於象山。更未有以窺先生心得之深也。吾嘗讀先生再答徐成之論。朱陸異同之書。曰。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各有不同。而皆不為聖人之徒。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慨也已。故余嘗欲冒天下之譏。以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吾於先生亦云。

禪根論

清

謝文海

吾觀佛者之言曰。釋迦為大事。因緣慈悲度世。其所言大事。因緣者。死生是也。嗟乎。死生而可度。則彼佛何以不至今存也。而以無生為教。則彼既空其生死。又何有於人之生死乎。世之所以惑者。由其私念。拘牽欲惡。沉溺昧其公理。真機以自累其身。於是釋氏得假以最上法學。無生道以愚惑人。而人遂妄信其說。之可以超死生。脫輪迴。還其身於一空。蓋譬諸昏昧者之孤行失道。目迷神惘。方儀儀然。皇皇然。懼其墮于屋阱而死也。忽有人投之以美食。誘之入別徑。因而貨之異域。而亦不悟。噫。嘻。豈不大可哀也。夫夫吾儒之道。行者則必先詢道里之次第。歧正自然。舉足康莊。坦蕩優游。而歸於其室。且彼惟其纏固於私欲。喪失其公理。真機。日以死生輪迴為懼。疑其身之重累。避之無可避也。捨之無可捨也。空

一五

之無可空也。于此而忽聞有頓起頓悟。頓空之教。可以置其身成。佛作祖。安得不絕情禁欲。以學之。又安得不棄父母。離妻子。而甘心絕情禁欲。以學之乎。嗚呼。此滅倫絕類之教之所由興也。嗚呼。夫惟不明生死之道。而遂為空生死之說。所惑以至於此。不知死生為天地之公理。造化之真機。何用起之。脫之。空之。為哉。且人亦誰能空之。脫之。起之。夫陰陽感而萬物茁。情欲通而精氣會。生生之理。鼓鑄之機。有不得不然。而然者。人既幸有此身。惟宜愛此身。之從生與身之所由成。身之所與配。身之所與交。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其所不容已。一人如是。往古來今之人。皆如是。而曾無一人之不如是者。至于身死。則公理真機之盡。且陰陽之氣。有凝聚必有解散。雖所聚之氣。有多寡。偏全清濁。堅脆之不同。因之智愚剛柔。脩短延促之各異。亦二

氣之理之機所必然夫亦何足以榮吾心或曰人死即死耳何以  
有游魂之說今夫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矣從其未分而言之  
為一太極已分而言之則為陰陽從太極以至陰陽從不可見以  
至可見其間漸形漸現漸彰漸著其聚為是物也是可見者也而  
不可見與至不可見者心具備而後有原有委有本有末其盡也  
可見之氣盡也而不可見之氣或有不與之俱盡者譬之聲之有音花之有香聲  
叩而有也叩可見者也乃叩息矣而音尚復復而如接花木之所  
發也發可見者也乃花摘矣而香尚馥馥而如襲是故聲之大者  
音猶長花之盛者芬乃遠人之有游魂也亦猶是也是精氣之餘  
也是亦二氣之所凝聚而為體也故張子以二氣之良能為鬼神  
朱子以為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日摩邊於乾坤之內無日不  
造無日不化誰能逃此洪爐之鼓鑄哉辨不能禁之使無音花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六

能禁之使無香太不能禁之使無音人不能禁之使無死死不能  
禁之使無游魂此天地公理真機所不容息者如之何而能起而  
脫之還之於空也故聖賢忠孝節義之士得氣之精死而不死其  
下者寃憤莫伸癡迷莫覺為厲為崇亦一念之未化可知二氣之  
未盡不以君子而必無不以小人而必有第君子雖有而不為累  
小人則或流於虐而久之終同歸於化也今夫草化而為螢鳩化  
而為蛤龜化而為蛇蝶蛉化而為螺贏不待其死而以魂化而且  
生而以形化蓋化者陰陽鼓鑄之妙也天地之生物太極為性陰  
陽為體則性與體天地皆公以與之而為聚為散為聚散之久速  
此亦自然而不得不然者莫必喜散而惡聚喜散之速也而惡聚  
之久乎且聚亦聚于陰陽太極之中散亦散于太極陰陽之內太  
極陰陽不能一日不造則不能一日不聚不能一日不化則不能

一日不散。世雖有無窮之聚散，而總歸之太極陰陽之中。彼佛之  
死而還之空，其能空之于太極陰陽外耶？而太極陰陽之生物，又  
豈能因彼教而別用一太極陰陽以為之性之體耶？噫！生死之為  
天地公理，造化真機，其亦顯然眾見矣。人固無用超無用脫無用  
空也。且又誰能超脫而空之於兩間之外，則超死生脫輪迴與還  
空之為釋氏謬說，又豈不顯然眾見也哉？儒者學聖人之道，奈何  
尚不知生死為天地之公理，造化之真機，而游移馳逐於其畔理  
逆機之教乎？吾惟灼然不惑，而於此公理真機為所當為，盡所當  
盡，而不使彼邪說毫末間雜于中，而後學為正學，道為正道。夫自  
堯舜禹湯以至孔子孟子，其間君臣交儆，師友切磋，惟在人心道  
心，子臣弟友，人倫德性之間，絕未間有超脫還空之語。自漢時佛  
氏竄入吾中土，乃持此說以誘人於迷途，貨之異域，而人亦遂甘

心為其誘而貨之，歷今千餘年，踵相效尤如癩瘵之，中於膏肓，遞  
相傳染，而不救藥。雖其間大智大勇卓然知此正而彼邪，欲扶而  
抑之，正人心者，未嘗無人，而要於此受病之根，終未能了然。毅然  
拔而出之，斷而絕之，猶曰：我將以我道還空，何必彼道？則彼釋氏  
之徒必將曰：汝道未能還空，必遵我之道而後可。夫豈知執一還  
空之說，已是彼道之根深，錮於吾心，久且終為其誘而貨之矣。又  
安能以彼排彼也？惟明乎生死為天地之公理，有生有死，為造化  
之真機，無用超之脫之空之，則凡世之棄父母，離妻子，舍所當務，  
而悉心學佛，以生死為大事者，不亦可以翻然悔悟也哉？若夫功  
德懺悔，福利果報之說，先儒辨之已詳，即彼教談上乘禪者，亦所  
不道，故不具論。而論其禪之為病根者，以為高明之誠。  
歲己丑初講學，傳于同人，即作是論。其大體規模，亦得吾儒正

理但其文奇幻過楞嚴非儒者氣象而辨之亦太急務為安頓有  
 強探力索之狀而鮮寬舒融釋之懷因陶鎔其意而成是篇今越  
 十數載反復觀玩重加校勘適髻山宋子未有來訪程山舉以就  
 正極意欣賞頗信所見之不差傳于見解超卓膽力俱到實吾儕  
 所罕匹惜其墓木已拱而不得長為吾道干城也噫已夏五約  
 齋自記

器	覆	茵	材	司	南	而	其	子	近	葬	改葬論
物	之	先	獻	之	蓋	起	壤	孫	代	之	
必	加	入	素	知	周	者	說	者	以	為	
構	抗	屬	獻	三	官	也	者	欲	屋	言	
其	木	引	成	代	冢	外	曰	盡	以	藏	
用	實	乃	莫	以	人	其	宅	之	牆	也	
而	土	窆	不	上	掌	壤	墓	心	以	古	
茵	三	藏	皆	無	公	置	居	也	樹	者	
用	古	器	然	術	墓	其	也	禮	俾	墓	
綏	人	於	及	者	辨	於	冢	曰	作	而	
澤	之	傍	行	紛	兆	四	人	筮	鬼	不	
色	垂	加	器	紛	域	隅	有	宅	依	墳	
以	其	見	茵	之	而	之	司	冢	凡	中	
葦	同	藏	苞	說	士	外	掌	天	以	古	
箬	備	苞	筭	明	亦	南	墓	等	固	三	
以	詳	於	以	矣	有	其	地	之	祖	尺	
管	慎	傍	序	視	掌	壤	兆	掘	父	後	清
其	如	加	相	則	物	置	域	四	體	世	注
實	此	折	從	哭	土	其	者	隅	魄	崇	
皆	工	卻	至	視	筮	壤	壤	外	之	之	
滄	作	之	壙	器	吉	於	土	其	所	以	
所	必	加	陳	則	一	中	也	其	在	蕭	
為	求	抗	器	哭	以	央	謂	壤	而	為	
御	其	席	道	獻	冢	之	所	掘	安	等	
涇	堅	東	東	獻	人	之	掘	中	為	而	

響神意蓋至矣。而椁周壙中。下棺藏器。及加見。則棺不復見矣。又藏苞苴。及加折。則見與苞苴。不復見矣。加抗席。加抗木。一加再加。椁既蓋。而窆事畢。然後三實其土。豈繁文縟節。以為觀美之具哉。所以比化者。貞其藏。肌膚所託。無使土親。而後人子之心。以盡此先王之禮也。後世營葬之禮。雖不盡合古人。然具稱其家人視其力。已蓋之。棺豈敢復開。既封之土。甯敢再發。天下行之。而未有異者。非直不敢。蓋不忍也。今聞定邑始葬者。不必擇地。俟五六年。或七八年後。乃發壙啟棺。檢取骸骨。貯之罐中。而改葬焉。名曰金罐。其意以為棺木終腐。而金罐無壞。亦未始非仁孝之用心也。惜乎為之非其道。而未究其害之。所極。夫人子當親歿後。思慕容顏。恍乎其也。眷念形體。儼乎其可接也。一旦啟棺開視。盡為枯骨。當此之際。萬難為情。若其假手他人。尤為非計。萬一少有遺失。是使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覽博物館  
稿紙

受全歸之軀。能免於生前。而不能保於身後。吾不知人子處此。其有以自解否也。且夫金罐之中。勢促難伸。必將身首易位。手足無次。以死者為有知乎。譬之倒懸。改鑿。在於人情。若必難堪。若既無知。又安用改徙。使死者魂魄驚疑。屍骸暴露。道途多播遷之擾。觀中無安定之身。而人子亦自陷於非而不覺。嗚呼。是可哀也已。且國家於法。發塚洗筋。律最重。故先人塋兆。子若孫當敬守之。不幸有故。國家必繩之以法。所以教孝也。今改葬之意。固與發塚者殊。但事出無端。以數年相安之家。突然掘發。閱者心震。行道驚駭。揆之幽明。一致。不大相遠。為人子孫。而乃以祖父之骸骨為嘗試。使之不安。其完。縱罪戾不及。靜而問心。甯無侗乎。求之於古。則相背。質之於今。則不達。稽之國家之典。則大失之。此仁人孝子。所為聞之。而幡然改悔者也。或曰。改葬之事。於古有諸。曰。惠公之薨也。有



宋師太子少葬故有缺是以改葬於春秋固有之矣然改葬非得  
 已也惠公之改以葬缺故也或曰今之改葬者可得聞乎曰彌於  
 水則改之概於客則改之為城郭溝池道路則改之為死者也夫  
 葬非得已也或曰葬以金罐而骸骨長保忍一時獲久遠是非為  
 死者與曰此理之所必不能免也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  
 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先王知形體之必有所終也而魂氣則無乎  
 不在故於送死之禮謹其藏以為葬其必之不能自己者致敬致  
 慈乃悉於祭時發之今夫土陰之所凝高曠之地掘至天餘土未  
 有不潤者加之春夏霖雨溼氣薰蒸物在土中雖使封固其氣自  
 入故金罐貯之終亦必壞昔者桓司馬自為石椁孔子曰死欲速  
 朽非第識其廉且戒無益從古及今未有不朽之骨也或曰風氣  
 既久陰陽禍福之說因之此地改葬者往往致福不然將有患奈

江西一書博物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何曰陰陽者天地之氣而人身備焉故禍福皆人所自召故改葬  
 者為身不改者為親順天地之正理以行而陰陽不悖即以之終  
 福遠禍可也定南建邑以來幾二百年近日文風蒸蒸日上而科  
 名仕宦尚未極盛者得無改葬之說有以累之與夫藉祖父之軀  
 邀子孫之利仁者不忍言也為其事求其效而茫如捕風求見寶  
 獲知者不肯為也誠能深究古禮之意仰體國家之法知形體之  
 必有所盡陰陽禍福之說之無所據慎擇於先無故不改而枯骸  
 之暴露庶乎可免祥和之微應亦庶乎其可致矣知道君子幸教  
 聽之

贛山水論

清黃文汾

按朱子曰江西居山之脊此句足了江西形勢蓋南條之山發岷  
 山轉西北出塞外夾金沙江而東入雲山自辰郎踰桂嶺入桂連  
 起九嶷過大庾出南雄信豐龍南界起大帽山由汀從邵武抵廣  
 信走嶽起黃山東行為天目一入浙杭一入姑蘇一至建康山脊  
 之表從大庾嶺分派廣州滇水出南雄連曹溪至廣州入南海潮  
 頭水出和平經惠州至廣州與曹溪合入南海靈河出程鄉大帽  
 山至潮州入南海分派福建汀水出汀州入潮州饒平與靈河合  
 入南海建甯水出飛沿嶺麻沙水出武夷崇安水出分水嶺浦城  
 水出仙霞嶺皆至福清入南海分派浙中徽州開化水至富春合  
 嚴州水嚴州水則出黃山至杭為錢塘江入東海此山脊之表也  
 山脊之裏從柳州分派南安章水出崇義至贛與貢水合山脊界

二

歸化保昌過大庾嶺分派贛州贛治一支從雒山踰岷嶺起堂崗  
 山脊北屬南康蕉溪水入章江隨山至贛南屬信豐九渡水與南  
 雄界經信豐西河入桃江隨山至贛而桃江出龍南由信豐至贛  
 合貢水山脊界保昌始興定南脊運和平水入廣康水出安遠脊  
 界長甯入貢水長甯當安會之脊水入廣湘水出會昌脊界武平  
 合流貢水貢水出瑞金界汀州長汀縣綿水出石城界邵武梅水  
 出甯都界建昌潁水出興國皆合流貢水分派建昌新城水出飛  
 猿嶺經撫州入鄱湖山脊界建甯分派廣信水出永豐從鵲湖至  
 瑞虹入鄱湖水出玉山合饒河入鄱湖山脊界福建之崇安浙之  
 開化分派饒州水出浮梁從餘干入鄱湖山界嚴婺吉安袁州臨  
 江瑞州南康九江則山脊之由郴州崇義分派北行東屬江西西  
 屬湖廣入江西者盡廬山吉袁瑞之水皆入章江匯彭蠡而合長

江入湖廣者盡岳州郴州茶陵之水合湘入洞庭平江之水入洞  
 庭匯洞庭而合長江惟建昌一派東屬撫州西為永豐吉水新淦  
 豐城派盡南昌章水西襟撫河東帶故朱子曰江西居山之脊也  
 章貢二水合襟贛州裏南贛而表閩粵章貢饒河合襟江西裏江  
 西而表楚粵閩越計贛之水章水發源最先桃江貢水次之故經  
 章而表貢也計江西之水贛江發源最先建廣饒諸水次之故經  
 贛江而表饒河也觀水之派而山之行可知矣觀山水之分合而  
 贛州江西之形勢大略可觀矣雷次宗豫章記曰豫章水出即西  
 南改以名郡雖十川均流而北源最遠故獨受名焉得其旨矣

廬江四辨

唐廬藩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郡。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註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註云：彭蠡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山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按漢書諸侯五年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顏註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潁、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有潁、陽、潁、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

江一省...

二三

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慧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七漢封俗於潁陽。武帝南巡，封為大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山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於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潁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潁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九江彭蠡辨

宋 朱 熹

端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  
 江東淮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  
 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淮東為中江入於海又  
 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  
 今讀者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謬誤萬世之  
 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為也是以為  
 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潯陽派別  
 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  
 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北江既會而出為中  
 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  
 漢歷陵縣之博易山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化縣而已如是而言姑  
 為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攷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  
 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

九百八十一頁

二四 頁

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  
 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  
 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  
 沈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  
 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  
 之數則有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為幾千百江矣此又不  
 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  
 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常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  
 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  
 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  
 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  
 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瀟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  
 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寔諸邑方數千里  
 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潁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西

稍狹遊東非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  
其入於江也反為江水所過而不得透因卻而自瀾以為是瀾漫  
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  
漢之滙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過日高勢  
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  
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  
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  
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  
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居北何以識  
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邪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  
不應曰北會以審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  
分流然則所謂漢水滙為彭蠡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  
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  
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入胼手

江西省通志心館稿紙

三五頁

朕足而不以為病者為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  
衣且食而遂其生邪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  
間以為若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為說者亦可謂童蒙不  
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澧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  
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滄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  
說何獨至此而辯之若是悉邪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  
曰洲別則夫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  
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入滙之處又  
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  
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獨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  
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  
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慈贖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  
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  
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

郡之崇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崇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  
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  
地也又沈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  
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  
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  
下湖口又復沂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  
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庠不足  
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遊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  
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為  
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  
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致者既昏憤而莽而  
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為之遷就穿鑿  
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  
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秘監且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

江西省通志錯謬稿紙

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淮澤為彭蠡東為  
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為析文亦為得之予既日睹彭蠡有原兩江  
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  
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為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  
緩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  
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  
淮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飛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  
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  
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  
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  
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汝而不  
知其中流之嘗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  
同異則經之凡例亦何可致願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淮北  
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

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澱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漢志亦云廬江出淩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嶽鏡之境疑與淩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為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為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北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為無源而必待漢淮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為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雲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眾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汝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折江與澤各為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藉於彭蠡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漢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雲都之水則但見其為一部眾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眾水皆會瀦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雲都一水所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淮東為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被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徧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



也	三	不	湖	又	乃	哉	盡	康	於	西	而	數	不	首	岳	東	高	其	法	之	識	則	逾	例	之
因	以	相	口	自	願	又	乎	其	廬	其	知	淺	相	又	次	之	而	說	者	以	諸	亦	於	本	所
并	入	屬	而	謂	彭	有	闕	一	阜	一	其	原	連	次	一	水	來	之	之	山	不	河	自	不	
論	於	也	下	聖	蠡	欲	越	支	其	支	必	亦	屬	一	支	則	其	所	見	之	待	而	明	及	
之	海	則	江	經	之	以	也	則	一	又	不	有	豈	乃	包	東	脊	言	功	必	聞	以	白	所	
以	彼	又	本	書	餘	揚	豈	又	支	而	然	其	有	為	流	以	也	之	有	高	見	為	諸	疑	
俟	既	安	無	法	波	州	橋	東	又	東	也	襲	峽	太	而	若	第	次	大	及	所	導	者	者	
來	以	能	二	之	適	之	山	包	南	包	蓋	其	行	行	實	初	以	可	而	其	所	所	又		
者	目	曲	安	妙	亦	三	之	漸	而	漸	岷	以	又	又	以	非	山	以	其	謬	荆	有	當		
有	驗	說	得	非	有	汝	脈	江	東	度	山	為	次	一	入	有	本	脈	辨	矣	山	過	幾		
以	之	而	有	它	號	即	能	之	度	大	之	衡	一	支	於	意	根	之	疆	夫	之	為	何		
質	恐	強	三	人	則	為	度	源	庾	者	脈	山	支	為	推	脊	則	域	焉	之	使	新	是		
焉	其	附	且	之	姑	荆	九	而	者	則	其	一	為	衡	其	則	皆	廣	焉	之	之	奇	固		
	說	之	於	所	使	州	江	北	則	包	其	支	支	山	亦	代	博	博	之	治	河	之	說		
	之	哉	下	及	之	中	其	首	包	湘	首	支	為	常	有	北	可	以	水	水	以	亂	而		
	必	問	文	是	潛	江	度	於	彭	源	以	為	常	山	可	襄	言	莫	隨	隨	為	之	知		
	可	諸	之	亦	首	北	盡	會	蠡	而	衡	支	其	各	武	而	民	山	山	山	壺	者	矣		
	信	吳	震	極	南	江	於	稽	之	山	者	支	間	各	嵐	居	居	判	判	口	若	若	於		
	而	人	澤	巧	江	而	於	南	原	者	已	支	各	各	武	故	居	木	木	諸	論	經			
	於	震	又	而且	之	猶	會	其	北	者	盡	支	各	各	嵐	謹	故	其	其	山	導	之			
	今	澤	懸	新	名	病	稽	淺	至	已	於	支	各	各	武	而	故	所	所	山	山	凡			
	尚	下	隔	矣	以	其	南	原	乎	盡	九	支	各	各	武	書	謹	表	表	之	而	之			
	可	流	遼	然	足	關	其	而	建	九	江	支	各	各	武	而	謹	表	表	之	而	之			
	故	寬	遼	自	且	一	已	已	建	江	至	支	各	各	武	而	謹	表	表	之	而	之			

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為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於河。而以為導所岐。荆山之脈。使之渡河。以為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有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論壑之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為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道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有峽跨河東。度而反為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數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為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

敷淺原辨

明 李 澄

按敷淺原出於禹貢其名最古考書經註疏及漢書地理志皆以  
 為即豫章歷陵縣傅陽山又水經云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西彭  
 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一統志云傅陽山古文謂敷淺原也根盤  
 三十里為德安一邑之鎮準此三說則敷淺原似非廬山矣然考  
 德安之博易山甚小而卑不足當匡廬之什一今觀禹貢所載言  
 水則江淮河漢濟泗彭蠡震澤言山則太行王屋碣石太華岍岐  
 岷衡皆名山大川為九州疏導所攸係茲言導南條江漢之水為  
 潛江水之經始不應舍其大者言其細者竊以大禹之時距洪荒  
 未遠豫章諸郡之山川未有定名言敷淺原者即蔡傳所云岷山  
 之脈其南一支度桂嶺北徑袁筠之地連延過九江諸山之總名  
 耳謂廬阜一帶并傅陽諸山皆敷淺原則可謂敷淺原之非廬山  
 則不可蔡傳以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所當紀志是明  
 以廬阜為敷淺原原祇因無可考據傳疑未傳信也按南康舊志

二元頁

山南紫霄峯有敷淺原三大字未詳何時刻石王忠文禱六老堂  
 記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李夢陽瀑布賦溯敷原之上疆其說  
 固非無據者至鄭端簡晚古言遂確然以敷淺原為廬阜而雲間  
 夏允彝合註又引大禹治水刻石為證而深辯漢唐註疏之非余  
 於是編之志輿地因詳載經文傳註并諸家之說以為廬阜最古  
 之名出於高貢者如此

京都吉安會館始末辨

明 曾之傳

按抄手懈懈吉安館讀安成鄒泗山先生記則始於明萬歷丙子  
 大司空曾公柱史賀公捐俸為之倡云吾吉安京都者至百餘人  
 少則數十其時中外薦紳若孝廉若貢若例若掾咸樂助有差乃  
 購地城南創建之因念文山先生死於燕懷忠館設柴市於地偏  
 歲元旦次日一謁於情疎因改祠茲館歲以八月望日廣修祀事

奉命郡死者配馬記內曾賀二先生匿其名以倡之者曾賀勸之  
 者闔郡蓋不欲二尸其勞貽來世以口實此古人作記微意也又  
 閱吉水李少司馬二忠祠紀事云此館為彭芹生先生手建鼎革  
 以後燬於火為居民移城者雜處給資安插以館屬周房仲經理  
 費三十餘金茸而居之未幾房仲先生觀察浙東少司馬道永新  
 謝昌鬻所負義塚二十四金益以薄俸合費百四十金而門楹堂  
 室始備二說並存眾各持其一愚謂泗先生乃吾吉名儒時在  
 少司馬先記必實錄集非新刻購地城南之說必令祠無異疑解  
 之者曰泗山先生所云城南者在珠市口非今祠予曰天街左廊  
 名珠子市舊館西向疑即珠市口使市口另有館少司馬始事明  
 繼事本朝知之必悉力能將彭一人獨建之燬館資居民遷而徙  
 之又何難將珠市口闔郡捐修之公館照故業理而復之今紀事  
 無一言及夫豈不知萬歷有館泗山先生有碑而欲沒前人之蹟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稿紙

與至問其基址何在占奪何人又茫無所指則此言亦為無稽矣  
 嗟乎鼎革之時吾郡諸先達死亡殆盡惟少司馬一人獨存後起  
 者亦惟少司馬一言是準俱未詳事勢之本末徒事聚訟在少司  
 馬則以為彭先生手建在廬陵則以為彭先生門生所贈夫彭先  
 生官太常冷署耳或建或贈居必不廣今查本館地勢并前後店  
 房租地平廠廣衍甲他館諒非一人一時所能備安知非萬歷初  
 建規模尚小而彭太常復葺之己室乎若左袒李而右袒鄒非為  
 無稽之言所惑必設心均有所為但吾輩作人宜公平廣大曾司  
 空之倡修公也即為彭芹生之獨修亦公也古人有言曰安得廣  
 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況同郡乎為曾創為彭建傷不必執當  
 念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威弗傳今為之前者往矣惟  
 願後之繼起者踵成增築毋好其利毋徇以私二忠先生必默鑒  
 而佑啟之矣

良知辨

明羅洪先

予問於龍溪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拯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為予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溪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饕餮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溪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稿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妄。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

江西省通志卷之...

三頁

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貢於嬴冢導漢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為彭蠡乃江西諸水所潴。固無仰於江漢之所匯。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文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本無誤。二先生之說皆過論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放潴滯。而為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勢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潴為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匯為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充拓。故湖水壅閼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匯也。若其截入為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為彭蠡。東迤北會于匯。本無誤也。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

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乎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胡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滌。是已。第江水滄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為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為二池也。此東為北江。東為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奧。其言南入於江。東匯為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本水文自有潴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呈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今湖口為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而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

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此自記者之誤非  
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  
泝滅故有東匯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既合則  
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為東匯澤為彭  
蠡東為北江入於海三句疑衍蔡氏為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  
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  
渭水洛水皆入於河源遠出閭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  
猛流洶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連  
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為敵若夫江源出於岷山漢源出於  
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掩則漢雖入江  
猶得各紀其為匯為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  
不得以包漢故於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  
江漢朝宗于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真  
儒而明貢有朱子及蔡氏者為之辨折其義猶晦信夫說經難矣

明

太白書堂辯

明侯名

按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  
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  
在青蓮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杜子美詩云匡  
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杜修可引范碑解之曰此言匡山乃彰明  
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而黃鶴注引太白廬山諸詩  
及南康軍圖經太白送姪萬遊廬山序辨之以為指潯陽匡廬山  
而言至近代揚天惠彰明逸事又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采朱開  
結文甚歡久乃去客居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  
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為山東人  
又以匡山為匡廬皆非也余考正史及太白年譜天寶十四載乙  
未白避地廬山為永王璘迫脅至乾元元年戊戌流柁郎已亥半  
道承恩放還曾文定肇翰林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  
山璘迫致之又太白居廬山見於其詩文甚夥杜陵之詩蓋願其

得遂終隱之志而以宦廬為歸曰不見曰歸來危之手望之也考  
吳若杜詩編年載此詩在綿漢梓州間而黃鶴注以為乾元二年  
作與楊氏彰明所紀歲月不合至曾南豐序又云白以璘事長流  
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計其地與蜀最近又范氏所為墓  
碑距太白時不甚遠所云大匡山太白讀書臺尚存是非無據杜  
公之詩或祝其生于斯者歸于斯又或以巴之客所望客之歸皆  
未可知今為兩存其說云

張睢陽辯

清 吳榕

予讀唐史至張睢陽殺妾事始嘉嘆之既而恍然若有疑焉掩卷  
太息曰此非所以表睢陽也迺史氏艷慕其忠烈謬傳而紀之者  
也噫過矣睢陽提一旅抗巨敵內無積貯外無救援當是時糗糧  
不足而殺及牛馬矣牛馬不足而羅掘雀鼠矣此誠有之至於殺  
妾以餉軍則何說也夫妻能幾何人哉殺一妾能餉幾何軍哉且  
殺人以救人仁者不為也徒殺是人而卒不足以救人知者不為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三石齋 物信 稿紙

也矧曰妾乎人臣靖志於國皆仁智之作用也非仁非智苟克以  
忠割愛餉其所弗愛於仁智之道悖矣而何以為睢陽昌黎傳叙  
雖有食其愛所之肉言若可據然想亦得託美談耳非實覩其事  
也人所不忍為之事而使睢陽果爾為之則當日所稱精忠節烈  
非出天植皆有所矯飾而能也而何以為睢陽易牙之殺子忍在  
媚君吳起之殺妻忍在求將然則睢陽之殺妾也人將不謂其忍  
在釣名也耶今考睢陽當搶攘危迫之時捐爾軀尚弗恤忘爾家  
且勿顧而寧暇慮及身後之浮名已耶或者曰睢陽之殺妾意以  
感激士卒而堅其戰守之心與是又不然睢陽誓死封疆其士卒  
皆心睢陽之心觀雷萬春若木偶人可知矣藉使待殺妾而始固  
人心吾知人心必不同吾故曰此非所以表張睢陽也迺史氏豔  
慕其忠烈謬傳而紀之者也噫誠過矣

平崖石寇碑辨

清 鍾夢麟

崖石屬在興國縣治之東，香嶂亘天，甲寅之變，附近諸山悉為崖  
 荷洲數丁巳四月，邑侯黃公惟桂派任多方設法，勦撫互用，踰兩  
 載而投誠歸順者十之六七，獨崖寇未明，恃其黨倍於諸砦，且四  
 臨深谷，而巔霄瑞甯四邑之邊鄙皆在數十里內，鮮不苦其抄掠。  
 己未六月，宣義將軍提大兵進勦，黃公條陳四事，曰：反天時，抗險  
 要，斷水源，絕糧道，又繪為山形以進，將軍以崖石雖屬興國，路多  
 險棘難行，且賊巢穴多，視不能直抵其砦，遂假道甯都，與贛師會。  
 督兵仰攻，不可上，乃列長圍守之，如黃公所陳，於是賊無所掠，窘  
 甚，請就撫再三，許之。朱明等面縛赴轅門，上偽劄，偽印及兵數冊，  
 籍遂平數年之劇寇。時甯興兩邑雖同職，錯連然，軍中百凡所需，  
 自進兵以及奏凱，悉於興邑是問。甯則假道資指，點耳，乃易孝廉

江西南昌府志卷之...

卷

三五

作平寇碑，以其功獨歸甯，今張公且以城岡佛嶺迴龍甯石中邦  
 鯉公各砦，并入甯之版圖，殊不知崖石諸寇自叛踞以來，勦撫文  
 徽無一不責令興國，豈有糗糧楨幹藟之屬，不取之八十里之  
 興國，顧反取之二百里之甯都者乎？且投誠冊籍興國案積如山，  
 無論當日之軍需夫役，供億若何，即邑令之憂心疲力，措置籌畫，  
 本色之與鄰封，未可同日語矣。譬之鬪然，興國同室也，甯都鄰鄰  
 也，鄉鄰之鬪，與同室之鬪，孰緩孰急，救鄉鄰之鬪，與救同室之鬪，  
 孰勞孰逸，是役也，謂張公為無功，固不可，獨舉首功之黃公而泯  
 滅之，則情理為難安。甚者并地勢疆域而錯亂其說，則以室中之  
 堂與階除指為鄉鄰之閭域，尤不思之甚矣。孝廉方以文章名吾  
 郡，恐其言一出，不知者據以為實，吾邑侯張公行奉大中丞檄修  
 郡志，地形雜合，功賞虛實，於是乎權衡，故不敢不正其訛，以就正  
 焉。



彭蠡湖漢辨

清李膺

彭蠡澤據地圖自湖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界以接於陸興府之  
 北瀕漫數十百里舊注以為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漢水分  
 彭蠡湖漢為二蔡傳又別引巢湖為彭蠡而究亦不敢的信今按  
 漢水發源岷冢至大別與江水合自大別至湖口為道七百餘里  
 遂與湖水合并東流而入於海據舊注漢水所匯之說其道自必  
 由湖口而入彭蠡與漢除湖口別無相通之路而湖口合江之處  
 水皆北下故朱子以為其說之不可通且以為漢水所匯而江水  
 亦往會焉則漢與江合至此已七百餘里何以辨其為漢又何以  
 辨其為江也此舊注之可疑者也漢志豫章郡領縣十八其彭澤  
 縣下注云彭蠡澤在西其餘言水入湖漢者八入江者一按古今  
 地圖彭蠡與江合處皆在湖口而豫章諸水無不由湖口出者舍

行而通三館稿

卷

三

彭蠡別無入江之路而或獨言入湖漢或竟言入江而不言彭蠡  
 是彭蠡之外又有所謂湖漢與江也此漢志之可疑者也朱子以  
 彭蠡為湖漢之水所聚而高跡未到所使之入未至其地但見彭  
 蠡之為澤而以為漢水之所匯蓋以匯字從二取受物之義而不  
 知其本義實訓迴也彭蠡之水由湖口出而漢與江橫梗其外勢  
 不能遂故反而停滯滯漫為是數十百之澤是非漢水合江則  
 順勢北出東流而不能匯為澤矣其下字之精若非親到不能且  
 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陽而下其勢若斬趨東北今湖口為江  
 漢匯會之地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所謂東匯及東迤北會者  
 甚合以此例彼皆若的確可據則巢湖之說實不足信而彭蠡之  
 湖其為鄱陽無疑也竊以為彭蠡居豫章之下流東自饒徽廣信  
 建昌南自贛州西自袁州以至隆興分甯諸路數千里之水皆會

而歸勢不能復容江漢之入。故以湖漢之水不止雩都乃會集眾水之所歸而名。而彭蠡之衆即湖漢之所聚。其說與舊注所謂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者原自並行不悖。蓋舊注固言匯而未嘗言入。則彭蠡之湖固自有水而非江漢之匯亦不能為澤也。或以江漢所合至此難別為疑。夫先儒固非於其匯會之處而必別其孰為江孰為漢也。敘漢水之導則自嶠塚入海。敘江水之導則自岷山入海。無不始末且詳。中間道余之所經自不得畧。故謂東匯澤為彭蠡者。敘漢水之所經也。東進北會於海者。敘江水之所經也。禹貢之意想如此。而先儒據之為說若執辭沒義。則至於大別既云南入於江。矣是漢水所匯。即江水所匯。而變文言會者。此固書法之錯。絲而非漢水既匯而江水始會之也。至漢志或言入湖漢。或言入江。皆自其入處言之。江之為名。南方諸水之通稱。

若章江貢江之類。而湖漢即雩都之水。其終歸鄱陽。故自雩都至鄱陽皆得言湖漢。受諸水之所入。而以為彭蠡者。此湖漢之水也。湖漢之水實不正雩都。而名則自雩都已。有非會集眾水之所歸。而後得名之也。改虔州為贛州。義取合章貢而言。而湖漢之為雩都水。或專以貢稱之。舉漢書明言雩都之水為湖漢者。反以生疑。且有謂復稱漢者。沿禹貢之誤。不知雩都在漢時原兼瑞金甯都之地。瑞金有象湖水。甯都有漢水。南漢水合併於雩。兼二水而名湖漢。漢書一代之史。據實書之。而禹貢並未嘗有誤也。

聖人之教曰克己曰恭曰敬曰忠恕曰訥言無非示我以存心之法夫心存則理得而仁體已具又何待言識哉而程子獨曰學者必須識仁何也蓋異端邪說充塞於天下學者不先端其識雖習馳於堯舜之道猶自以為仁在是豈非識之先誤乎故必端其識知所往然後從事如征鷓之在日如羸龍之抱珠此程門明識進之法也後儒浸淫於異端竟有卽其識仁之說以附和於頓悟之禪不深求程子意旨之所在語脈之所安惟妄立一說強先儒以就已亦可慨甚矣釋氏之頓悟原不假夫知解但盲參日久忽爾脫落方謂頓悟今程子已明示人曰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訂頑意思備言此體其說何啻指掌此與頓悟之法秘密不露待人自覺者迥然殊矣吾嘗由其訂頑意思為之實體

三六

諸已自覺惻怛相關之意蓋然而不容已卽仁也於此識之卽識仁也禪之頓悟與此何法而可以附和乎禪之所悟者心也儒之所識者性也彼以覺以用意意以為覺是逐於用而迷體也人之念慮流轉不窮皆意識為用故釋氏必意識不意行粹然而覺孤露無對方為悟境此非空塞其思如槁木死灰不得唐宋以來諸善知識之所撰述大都不外此意可取而證也今夫仁為天地生物之心在人為性顏之心三月不違仁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心與仁原不能無分然仁皆自意中而出意之肫然藹然貫通宇宙卽仁機之來復意之膠固已私觸處障礙卽仁體之昏昧孟子每舉乍見時之怵惕惻隱孩提時之愛親敬長此肫然藹然貫通宇宙無一絲障礙者不寧惟是凡人日用行止之間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當其欺隱悉滌真摯獨呈之際皆仁也自非斲喪至極誰無

此念之發見，所惜發而不識，識而不能存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張子西銘既發其蘊，程子復示人以此，蓋已不俟進索於杳冥，枯寂之鄉，而後有所領會也。其曰識而又歸之於存，其於頓悟之禪，如黑白之異色，薰蕕之異臭也。豈不顯然？朱子曰：仁未嘗離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由此觀之，覺者空相也。仁者實理也。所識之物，既弗同，而求識之法，又豈能同乎？程子懼後學之迷於異端，故囑人以識仁，而誰知學者即援頓悟以附和，其識仁之說，噫！學術之壞也。乃一至於此乎？學者曷不取其說而虛平繹之，予不忍程子之見誣也。於是乎辨。

江西三元博 物 信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白鹿書堂策問

宋 朱 子 嘉

孔子歿，七十子喪，揚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揚雄王通韓愈號為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為不在高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為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揚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于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

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于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于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為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策問

宋王十朋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為九州。其詳見于禹貢。後世言地理者。或根本于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既戴壺口。治梁。又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于梁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所謂沱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于沱潛矣。其敘山于九州之末。自導岍。又岐而下。則曰逾于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邪。禹何以驗其然也。其敘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于江。匯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敘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江豈復流於北。而漢豈復為中江邪。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脈論山者。取于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于唐人之三沱。禹之于山川。豈亦以脈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唐人三沱。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制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應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敘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為而味會何為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禮斲士以天保采微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堯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

二西晉通志雜錄

四

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為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埋欲之消長驗世道汗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歟乎無以議為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鴈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其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為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違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荷澤未清遺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微今胡為而未微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具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逸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恒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薦飛魚躍之大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

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歎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祈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思一語為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柱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變之轉移，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瑀，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為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軌道成。男坤道成，女穿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為之。聖人出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

西晉通志雜錄

四二

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具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謹辟，固有號為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尚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十年，母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怪夫駭乎無以議為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宵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分闢，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孽，所以貽宵旰之憂。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為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為示道。

之證效甚速也。而不可以為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為治願力。行何如耳。為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遠責其驗之為。迂且速。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禱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瀟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身速效。身指淺效。速效而遠。以為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繫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懔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為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為四十年國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為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為卜世過歷億

江西省通志卷之四

四三

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白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天。以澄著地。以靖證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具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遊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缺北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



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極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賈隱，包大小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體天地之不息之體，則歛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

江一

四

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治於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於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七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而刻致。

致死死而不自己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為至百里之階也  
 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  
 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為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為  
 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  
 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  
 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為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  
 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為君  
 之難深惟履立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  
 息之心即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緣勝  
 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己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  
 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庫以救民生處  
 賈黯吏銓之職擢公獨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滅  
 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  
 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為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為

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

四五

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思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  
 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  
 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  
 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  
 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  
 之執執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惺惺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  
 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  
 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若  
 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  
 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益無一而  
 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於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  
 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歷  
 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慄慄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  
 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

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  
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贊矣  
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  
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其於堯者舜  
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  
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解旱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  
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人得以為人者皆  
身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玉非  
固勞於帝者也大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  
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為不息焉俗非  
結繩之醇也治非畫像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  
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  
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具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  
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而如唐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具逸王  
之所以王者何具勞懷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為商也始於  
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為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  
之兢兢高之牧牧即舜之業業牧牧文王之推也  
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牧牧文王之推也  
道之敬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  
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為逸而王者之為勞耶臣願  
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  
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  
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為漢唐世道發一  
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  
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  
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及制人而天反為人所制理不足  
御欲而理反為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為陰濁所

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退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  
 也歟雖然為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為知道者矣漢之文  
 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  
 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為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  
 天不純乎人而出入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  
 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  
 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太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  
 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威然而渴之以  
 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真觀昇平之  
 治然而盡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為再世之憑藉蓋有一  
 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  
 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為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  
 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

江西省通志備

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雖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  
 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及勝具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  
 壞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閉門之耻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  
 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具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  
 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  
 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鼎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  
 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  
 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  
 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為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  
 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以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  
 不為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  
 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  
 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  
 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為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

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盡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  
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  
歲月之逾滿。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  
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為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  
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  
因。以為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  
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  
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覽臣之圖。  
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誣之罪。上為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  
雨。八日。天人交。間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為今日  
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儲。而民困自  
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  
和雜不聞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難。

江西通志館稿紙

四  
百六

園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  
小乎。生斯世。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  
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新  
瑞。整雷愆期。月犯於水。星殞為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惟夫屢  
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之道。則民  
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盡之也。臣聞窮  
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  
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為先務。寧收落韻之李  
迪。不取鑿說之賈遷。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恠之劉蕡。建學校  
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  
經學。治道。還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  
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而薄。  
最閉。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為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

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  
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說  
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  
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  
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相於既仕之後以之  
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為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為蘇  
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為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  
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  
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始俗清芬消歇濁滓橫  
流惟皇降衷秉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具有幾哉  
厚今之人材臣以為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  
心急求所以為淑士之道則士風一醇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  
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  
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

通志雜稿紙

四

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詔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  
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  
一利之興一害之休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  
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  
併荆兵以城裏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竟血濺於寶  
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  
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  
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  
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  
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  
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師餉師無財自歲幣銀絹  
外未聞有畫一策為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  
自肝鬲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餼帛以易賊  
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留挽粟給餉餽糧實於兵者幾何而  
 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想蘇後覺費  
 於兵者幾何而寬裳羽衣康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  
 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擊玉倖寵希恩咸曉之費則  
 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  
 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釐耻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  
 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恩之心急求所以為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  
 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  
 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瓌不能制時偽齊挾虜使李  
 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  
 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為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  
 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  
 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可畏矣  
 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潏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

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奔去則中國之技未為  
 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雖  
 兇之者數年於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為趨浙計  
 然而未能為短於舟疎於水懼吾唐島之李寶在身然洞庭之湖  
 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  
 得之京師之者老皆以為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  
 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  
 術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米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  
 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  
 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游獵有司貪市權  
 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為其鄉道者一  
 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  
 逆雖廷紳猶謂是以扞禦之師為商賈之事以防拒之卒開鄉道  
 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時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

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為滅此朝  
 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璣數年  
 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藿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  
 已臣懼為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  
 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  
 久則微今胡為而未微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  
 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具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  
 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墜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  
 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  
 所以為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  
 之固肇於不息者之內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心不息故  
 其跡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  
 而造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  
 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為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  
 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  
 焉而其間三君為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  
 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遊於畋也是三君  
 者皆無逸而已矣披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  
 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竇  
 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  
 道嘉熙而涵祐涵祐而賢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  
 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矣臣知其玉食弗  
 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  
 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  
 難所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  
 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  
 固不息矣官官女子之遊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



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作  
勤作怠。作作。作。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微  
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  
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娟。獲。漢。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  
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微久之功。俱廢矣。可不  
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  
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  
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  
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  
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  
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  
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蹇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  
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得與泛者之言  
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邪。然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  
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  
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為問。  
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  
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  
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  
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  
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於此語。忽焉。仲  
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也。  
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  
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  
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  
關。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  
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

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倖僥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為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黃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節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躡級闕職超遷亦以黃緣而得恩澤也不惟姦賊前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道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關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熒蠹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

江西清道志

五三頁

恐天下公道自此墮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命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睿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啟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朝賢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鷄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士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強守忠之姦

劉擊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觀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臣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汗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庭議論於己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是者意涉區區之貂喘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兒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為疑嗚呼茲非富鄉忠於仁祖之意也

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漸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之意反致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之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虛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僅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秩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為人後議

宋曹翠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後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

五五

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親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別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親親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思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知是之仲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親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

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  
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總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  
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  
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  
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  
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  
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絕之  
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夫  
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  
不父其父豈本其思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  
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夫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

五

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  
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其  
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  
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  
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  
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  
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欲使  
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  
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己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己  
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  
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  
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

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親之後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于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諡宣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者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

五七

又謂後嗣有由諸條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擬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國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皆曰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棄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此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考妣謂之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尊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

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  
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  
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  
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  
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  
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  
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  
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  
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  
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者以皇  
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皇號為事考  
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

五

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  
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  
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不可者乎  
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  
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  
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  
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  
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  
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  
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  
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  
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

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與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其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解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官	一員	量	帶	部	典	或	於	諸	處	抽	差	大	軍	在	彼	唯	創	謂	之	提	舉	將	兵	
郡	祖	宗	時	置	雄	略	武	雄	澄	海	威	果	全	捷	威	勝	及							
至於	豫	章	皆	在	下	流	自	昔	最	為	控	扼	之	地	其	人	勇	悍	習	武	特	異	他	
臣	竊	見	類	之	為	州	南	限	頰	表	東	接	閩	境	西	連	湖	湘	其	北	則	有	廬	陵
漆	駐	贛	州	軍	馬	議																		
宋																								
周	必	大																						

江西通志新整理組 編

用	擇	方	略	過	人	望	實	素	著	者	為	之	守	許	帶	管	內	安	撫	使	大	舉	欲	使
守	臣	節	制	提	舉	官	提	舉	官	節	制	第	六	將	故	能	上	下	相	維	一	方	晏	然
間	過	傍	郡	及	郵	路	有	盜	賊	蠻	獠	之	患	昏	頹	其	力	指	期	平	殄	自	諱	和
以	後	既	罷	管	內	安	撫	之	權	而	守	將	用	人	浸	煆	任	任	措	置	亦	方	綱	紀
不	立	馴	致	紹	興	二	十	三	年	齊	述	之	叛	當	時	議	者	不	深	惟	致	寇	之	由
乃	專	欲	為	銷	兵	之	計	於	是	廢	併	六	營	止	存	兩	營	卻	別	招	刺	以	彈	二
千	五	百	人	雄	威	五	百	人	替	回	駐	創	大	軍	其	後	又	將	刺	吐	渾	雄	威	起
發	往	荆	南	等	處	而	贛	州	專	置	雄	略	武	雄	澄	海	威	勝	四	指	揮	凡	二	千
人	既	盡	兵	可	以	相	制	故	平	居	倥	蹙	不	遜	臨	事	桀	驁	自	如	非	惟	不	獲
其	用	嘗	恐	反	為	一	路	之	害	如	比	年	遣	戍	九	江	稍	緩	歸	期	則	不	辭	大
將	而	去	近	日	收	捕	茶	寇	進	進	失	律	迄	無	或	功	議	者	患	之	欲	亦	吉	州
茶	置	一	軍	密	為	之	備	誠	得	先	事	預	防	之	意	然	吉	州	至	贛	凡	四	百	里



川陸俱險，自嶺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  
 揆事宜，恐未足銷木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  
 十二年以前舊制，移原軍馬於贛州，庶幾逆折姦萌，使一路得以  
 奠枕。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速勞大軍。如  
 茶寇之擾，臣竊以為便，取進止。

胡剛簡公謚議

宋梅應登

議曰：咸淳三年夏，有旨賜故大理評事胡夢昱謚，奉常謚議曰：憲  
 肅前考功，以其父名憲，請改正肅。上之者矣。省官議送奉常審定。  
 曰：剛簡仍下考功審覆。竊惟本朝以議論立國，所以扶植天理，民  
 彝於不壞，不滅之地者，惟士大夫一點忠義之氣。不以生死禍福  
 易其介爾。孟軻氏有言：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間。坤以簡能，故坤之六二，臣道也。必曰：直方大，蓋氣無  
 是，能則為剛，動直以方，則為簡。士大夫以此為氣節，則上不負天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子下不負所學矣。賢慶初，先皇帝追贈濟郎常棣，孔懷之情，惻如  
 也。何物奸邪肆為疏駁，詔求真言時政，將以求謙。議既四閱月，遂  
 有推廣先帝之本心者。評事以棘寺卜吏獨當雷霆，懇懇款款，惟  
 以倫紀之大為急。先帝亦既采納之，言路儉士，附和時宰，極力抵  
 排。一疏貶之象，再疏從之欽，而評事竟殞炎荒矣。羣陰睨消，端平  
 親政，追念遺直，既俾歸葬，且復其官，錄其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  
 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又曰：方嘉實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又  
 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至是先帝友愛之心，益張而評  
 事死且不朽矣。按謚法，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簡。若評事之  
 不怵於勢，不靡於邪，仗節死義，主爾忘身，謚曰剛簡，曷不謂宜。昔  
 參政魯公宗道，太常初擬以剛簡易其名，議者不知為美，謚竟改  
 曰肅簡。歐陽公每以為惜。今魯公所不得者，評事得之，抑亦可以  
 無憾矣。宜如太常議，謹覆謚。九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吏部審覆  
 至事理。胡夢昱特賜謚剛簡。

歐陽文忠公諡議

宋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於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  
 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於  
 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古今羣史諸子百代馳騁貫穿述作數千百  
 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  
 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  
 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  
 唐者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  
 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諡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  
 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固宜以文諡吏持眾議曰太常官長官長  
 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為文獻無已  
 則加忠為文忠眾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  
 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  
 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稷

六一

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於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  
 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  
 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沮嫉忘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諡  
 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眾以狀  
 授清臣為諡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  
 其敢不從遂諡文忠謹議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  
 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為諸君誦說雖  
 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為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  
 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  
 于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  
 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  
 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  
 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  
 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  
 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  
 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  
 雖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

江西省通志館詞紙

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  
 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  
 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  
 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  
 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元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  
 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  
 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剗底道理禮  
 則是箇恭敬摶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  
 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  
 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  
 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于外然後  
 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

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  
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  
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  
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  
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  
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  
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  
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  
入一箇義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  
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  
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  
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  
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月之間。行著  
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  
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  
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  
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于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  
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  
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  
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  
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  
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  
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  
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  
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  
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

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于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簡約。然其反覆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涵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

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為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是不能過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知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為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于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偽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僕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之講徒為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鹿洞教規

宋朱熹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教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極  
 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  
 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其身以必然  
 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  
 學有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  
 今不復施于此堂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  
 左而揭之楮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  
 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  
 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  
 其念之哉

白鹿洞書院講義  
 宋 陸九淵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純疎拙學不加進每懷  
 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錫磨于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

白鹿洞書院講義

六頁

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觀盛觀竊  
 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  
 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  
 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  
 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解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  
 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  
 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於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  
 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  
 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  
 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  
 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便汨沒於此  
 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  
 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厚薄是  
 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

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語錄

宋陸九淵

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提孩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撮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暮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洵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

江西遺心稿整理組

稿紙



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後往南康，元晦延入白鹿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

梯雲義約

宋 徐鹿卿

橫浦以周程重，以無垢愈重。欲學周程，唯學無垢可矣。今士子進身，獨科舉一途，科舉未可少也。無垢以經學試秋闈，薦名第一。試南宮又第一，對策英又第一，而先生之所養所言所守，何如也。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則伊洛可詣，義約可舉，而科舉可無愧也。

堪元垢，即錢塘林九成，理學家，屬田、程學派。

財賦議

周 頌

近世徐直院似道，率泰和以賦不辦為郡守，楊秘書方督之，乃云：大凡財賦，須留三分與百姓性命，秘書善其言，更加獎舉，去議論優長，過於政事。大抵州縣同體，州以寬假，縣道為念，縣以奉承，州家為心，則脈絡相通，民命不絕矣。昔嘗幸陳衡去為閩帥，趙丞相客暇，且以顛覆財賦告，未幾汀漳之寇作，丞相因言官吏掊刻至此，玉音俞之，於是行下折算，頗有除豁。夫前人去官，猶念吾民，曾謂居於此者，反不若是乎？搜其難覆其巢，將其葉斧其幹，仁人君子，必有所不忍者。

社學訓蒙大意

明 王守仁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氣；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為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條，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詩歌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鼓舞，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

九

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蓋先王文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道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囚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非飾貌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生，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輟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

之心得毋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毋虧缺未能實踐  
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毋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  
毋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教讀後隨特就事由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整容定氣清明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  
蕩毋饒而曠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子多寡分為  
四班每日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敘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  
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作  
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禮貌習  
熟德性堅定矣童子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流一班習禮  
其餘皆就席敘容肅觀習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

七〇

於學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多但貴精熟量其姿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一百字  
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餘務  
令專一心志口誦心維字字句句細繹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  
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誦書次習  
理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  
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  
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教條四則

一曰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  
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

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之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 二曰勤學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

七一

不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將以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從事於學矣。

### 三曰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耳。然不言其序為大賢者為其能改過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育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不可不痛自

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歎遂能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度懷羞澀疑

四曰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憾而無所怒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耻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

七二

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隱無犯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案社學訓蒙及教條四則前志南安府志陽明全集俱未載今從崇義舊志抹入以見前賢教育之苦心

鹿洞為學次第第八條

明章潢

學以立志為根源以會友輔仁為主意以致知格物為入路以戒慎恐懼為持備以孝弟謹信為實地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檢

察以盡性至命為極則以稽古窮經為徵信

允軍議	謹按舊牒允軍初徵本色文允成化十六年間督運平江伯陳公
過聽指揮徐昇申狀南城暨新城條山溪筏運多致遲延定擬折	色每石正耗一兩二錢折以軍民兩利但折價太重裁倍之矣輒
轉滋弊又不可言議者謂南豐居南城上流可以舟運本色新城	水道不減南豐南城又當會流港安南倉米百艘並下謂之山
漢而獨難於允運可乎先是郡守舒公堯山縣令毛君發嘗議白	以蘇民隱而上之人重於更議輒報罷今令孫君甫申議如初都
御史孫公燧可之尚須議奏乃定格推官羅君汝署縣事復議就	水次交免以蘇民困孫公下使司查議施行

江西通志雜稿

臨川郡公吳澄從祀孔廟議

明伍福

宣德十年行在禮部為建言事行在禮科鈔出湖廣岳州府澧州	慈利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蔣明奏先儒有功於道學者皆得從
祀孔子廟庭近世之儒若臨川吳澄亦道宗孔子學述六經與許	衡一同著書立言師表當世者今許衡既已登記吳澄未見舉行
具奏鈔出會官議得宜從行在禮部翰林院考究請施行本部	尚書胡濙會同少傅兵部尚書蕭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官考
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所狀事行	蓋澄有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著大學讀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
讀論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	之賢以道自任其所有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脩人欲長天理



與國入議

明海瑞

一屯田永樂二年發軍下屯大造屯田黃冊軍民各有定分誠足  
 兵足食良法也自有是而後軍無耕作之勞倍收子粒之利事猶可  
 言宏治末年因出清查事例各軍生奸措鄰近居民田報作已力  
 開墾透墾餘田名目查得屯田原一千餘分三十畝今餘田數約  
 六千餘畝當正田三分之一查得隅都虛糧一千八百石以田多  
 人少自國初至今無一畝一坵開墾民坐都坐里有虛糧屯軍原  
 不住屯佃戶何利何取工食獨為之開墾致有餘田若是耶軍田  
 大率間雜民田中四旁非盡山地何有開墾軍之餘田乃民之虛  
 糧冊籍已成徵收日久小民賠糧無能辭訴猶曰往事可諉也目  
 今軍人生奸得償沿聚而來凡屯田條是衡沙漲水涸拋荒往往  
 措鄰近田為己田原有之數一佃其田百端生害無事則子粒倍

江西通志

卷八

頁五

收萬一花費拖負運免損數軍糧重事料上司必為追理又控訟  
 佃戶拖欠已糧一年不完佃戶拖害一年不已是屯田之為害于  
 民自有屯至今無止日也竊以為請前日之餘田補民田之虛數  
 革去軍人名目止此佃田之人輸納子粒而其輸納也或併作子  
 縣官或上之衛所隨宜行之下之小民無軍人之擾上之屯糧無  
 虧欠之累一舉無不利焉第不知于事體何如也  
 一地利害人謂江右有可耕之民而無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  
 地而無可耕之人蓋為荆湖惜其為左右借其民欲一調停行之  
 也與國縣山地全無耕墾姑置弗計其間地可田而未墾及先年  
 為田近日荒廢里里有之蕙山地耕植尚可萬人歲入所資七八  
 萬人綽綽餘裕也訪之南贛二府大概類與國而吉安南昌等府  
 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盡之使農貿易不能盡之使商比比遊食



他省是一省之也。此有餘地，彼有餘民。目親親，身親歷，聽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即今吉撫呂廣敷府之民，雖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者十之一，適食他省者十之九。蓋遠去則聲不相聞，追勢不相及。一佃南贛之田，南贛人多強之入南贛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減。一身而三處之役加焉，民之所以樂于舍近不憚就遠，有由然矣。今日若主張有人，凡願籍南贛者，與之除豁原籍，而又與之批應，以周其心，給之無主山地荒田，使不盡佃僕于富戶，民爭趨之矣。民爭趨之，則來者附籍不難，未來者仰慕不數年間，南贛無餘地，村居聯絡，可以扶制諸巢之寇。吉安等府無餘民，衣食不窘，可無為逃流為盜賊之憂。一舉而全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撫綏一盛舉也。

江西通志

卷

七

長

總小甲無隘官千百長，不能詰奸緝盜，專一嚇騙商民。巡檢官每  
年下鄉巡查，又往往需索過量，常例雖卑，職自到任以來，痛加禁  
革，然而深山窮谷，假稱盤許，借口騙人，其弊其害，尚未知其無之  
否也。且隘所又多設之，無用之地，既非大村，可守其村，又非高峻  
阨塞，可據其險，料是先年里老人等慮有鄉兵之擾，奸計以客戶  
充隘長，總小甲等役，故亦即比客戶隨田耕作，屋數寥寥，數人為  
居之地為之也。此等客戶居稅戶之莊所，資稅戶之牛穀，大概與  
妻子無家常，一有警聞，才才一自擊而去耳。有萬分之害，無一分  
之利，盡舉革之，無不可者。但隘長總小甲鄉兵之名也，因有此名，  
遂有此害。禦寇詰奸，鄉兵之寔也。今日不能愛禮以存羊，他日必  
不能因名以責寔。查得寇自甯都來者，牛抗小護二嶺，勢得百二，  
近嶺無人居，當僉近二十餘里內居民，充鄉兵，警報趨守，其餘皆

無險峻間有險峻而旁多歧路守此出牧守之無益再查得寇自  
 寧都來者入興國十餘里村名營前約有四百餘家又一路入興  
 國二十餘里村名山寮約有千家除近縣十里原不附隘所人村  
 不計餘若方山與白石利蓋田西下都長運口村長信里胡家劉  
 家相近二村憚院燕山相近二村六處多者有三四百家少亦近  
 二百家二百家可起兵二百餘人通前二嶺共十一先年十八隘  
 附近此十隘者遷之餘八隘除革即險為隘則有居高臨下之勢  
 即村為隘人人各顧身家無可逃避退縮之憂若夫民心不樂為  
 兵則在縣官加之意鼓舞之而已盤詰騙財過壁常例則在縣官  
 加之意禁革之而已鼓舞之嚴禁之而又非大警報巡檢不許巡  
 望非大警報隘所不許盤詰無故不得查點鄉兵無故不得名喚  
 隘長方無事設此名而若無則地方無擾反有事因此名而責定

江西通志雜稿

卷

頁

則地方有賴若謂盡可除革因噎廢食無其名就任其事守望相  
 助之俗終無可成之日矣且無鄉兵必資緩急不得力之客兵客  
 兵擄掠之害視賦有甚焉卑職未敢以為然也  
 一均賦役古先聖人九兩定民業九職厚民生而其取諸民也又  
 定為九賦之法蓋別內外遠近多寡輕重使各相均稱也查得本  
 縣官民糧一萬三千二百石有奇自嘉清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歲  
 止派徵銀八千三百兩三十九年歲派徵銀八千九百六十九兩  
 四十年派九千九百零二兩四十年派九千七百二十六兩四  
 十二年派九千二百零七兩即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一千六百兩  
 嘉清九年布政司領額刻石民糧每石折銀五錢八分四十年每  
 石徵銀七錢八分五釐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二錢五分近年役銀雖減去  
 錢二分三釐即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二錢五分近年役銀雖減去

稀金湖改巡檢司弓兵四十名	零都胖襖銀七十一兩	翎毛銀一兩	二錢舉人水手銀四兩六錢	黃蠟銀五兩一錢	府柴薪增六名	府阜隸增二名	增府馬丁銀四十兩	增府各斗級一名	銀十八兩	水西驛鋪陳一名	原六兩	今十八兩	廩給庫子原六名	每名銀二兩	今增共八名	每名四兩	先驛館夫五名	每名三兩	今每名三兩	又新增鋪十五兩	遞運所防夫五名	先每名三兩	今每名十二兩	又新增鋪陳庫子銀十八兩	小溪驛水夫二十名	九牛驛十五名	橫鋪四十名	南楚二名	水西十二名	遞運所九十八名	攸鎮十一名	今名教如故	銀數日增	卑職自到任至今	縣民每告稱	近日賦役日增	民多逃竄	零都分雖少	田廣糧艱	里甲富寔	戶戶齊足	本縣猶以	人各私己	將款將信	查戶口則名雖五十七里	寔則不及一半	嘉靖三十年以前	猶四十四里	今止三十四里	卑職到任後	極力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通志筆稿

卷一

貞

秣今亦止得四十里其間半里一分二三里分尚多通十排年計  
 之該五百七十人今止有四百三十二人其間有有里長而全無  
 甲首者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戶戶止存一二二人者以故去縣二  
 十里外行二十里三十里寥寥星居不及十餘家問其人又多壯  
 無妻老無子今日之成丁他日之絕戶也人丁彫落村里荒涼嶺  
 內縣分似此蓋絕少也夫民庶無減于先年而糧役增焉猶不可  
 也乃今民數減前秋糧徭役則增倍于昔以經計無一畝田輸七  
 八十畝糧有之以丁計一丁供三四丁之差有之滿望造冊年除  
 豁縣中又以失額不理所訴其偏有輕重猶甚奈之何民不窮而  
 盜盜而逃也哉乃知前日之言皆不得其平而鳴疾痛則呼父母  
 窮困則呼天真情率心聞有過當之言而非全私己也竊謂君子  
 大心體天下之物舉凡天下之人皆不當分為彼此况在一省一

府	自	篤	近	舉	遠	之	道	論	之	情	尤	切	也	今	後	當	種	役	之	先	伏	望	批	行
司	府	查	議	清	查	各	縣	之	丁	糧	虛	實	各	縣	之	人	戶	富	貧	將	各	縣	實	徵
丁	糧	并	原	賦	役	委	官	磨	算	妄	見	某	縣	止	當	儘	某	縣	差	糧	某	縣	差	糧
當	取	某	縣	津	貼	若	干	又	某	縣	當	津	貼	某	縣	若	干	上	下	四	旁	均	齊	亦
正	君	子	有	絮	矩	之	道	而	天	下	之	情	無	不	平	矣								
一	紅	站	馬	船	江	西	均	徭	平	賦	盡	以	一	條	鞭	法	行	之	衆	止	總	數	役	無
指	名	以	此	小	民	得	止	輸	正	數	較	之	他	省	有	一	倍	再	倍	三	倍	十	餘	倍
輸	當	者	相	遠	便	民	良	法	也	獨	紅	站	馬	船	又	編	正	戶	正	名	募	人	自	徵
取	夫	募	人	為	利	而	未	積	年	趨	利	人	也	少	有	可	投	之	隙	必	生	倍	取	之
奸	先	年	往	往	以	過	往	繁	多	府	道	院	取	用	借	口	倍	取	小	民	不	識	官	府
前	後	事	用	百	端	苦	之	今	任	之	募	人	前	任	之	募	人	也	查	得	吉	安	南	昌
等	府	此	役	亦	用	一	條	鞭	法	南	贛	獨	不	然	必	曰	路	衛	軍	門	後	創	多	兵

江西通志

卷

頁

事	也	南	昌	亦	有	軍	門	巡	按	三	司	住	劄	在	焉	用	度	料	不	減	于	南	贛	而
為	正	數	可	足	南	贛	正	數	萬	無	不	足	之	事	也	在	南	昌	足	在	南	贛	不	足
是	則	上	之	人	不	能	加	意	裁	節	而	已	上	之	人	加	意	裁	節	萬	一	事	出	不
可	已	勢	在	不	可	裁	可	增	加	役	銀	不	可	編	設	正	戶	蓋	增	銀	小	民	輸	官
有	定	額	標	之	正	戶	募	人	得	以	倚	望	而	委	從	焉	任	意	貪	取	為	害	深	也
馬	船	因	有	正	戶	正	銀	外	有	官	史	常	例	兵	部	差	人	請	費	今	紅	船	馬	船
編	矣	正	戶	有	名	矣	止	徵	銀	官	給	禁	募	人	私	自	徵	取	費	加	南	京	路	費
會	人	齋	解	是	亦	一	條	鞭	法	也	一	條	鞭	則	使	民	編	正	戶	勢	必	為	害	似
當	速	改																						
一	招	撫	逃	民	居	官	幸	值	全	美	縣	分	安	之	不	使	逃	流	不	弄	適	當	疲	困
去	者	招	之	使	來	將	去	者	撫	之	使	得	安	集	縣	官	第	一	事	也	即	與	國	一
殊	論	逃	絕	戶	極	多	問	其	故	則	虛	糧	不	能	敷	重	役	不	能	供	也	而	其	去

無	選	心	則	拖	久	之	根	數	未	除	重	役	之	差	銀	尚	在	追	撤	如	故	數	年	併
之	還	之	尤	不	可	也	是	以	招	徠	為	難	次	則	富	豪	之	債	軸	老	帖	存	焉	又
其	次	則	先	年	詞	訟	或	被	人	誣	批	或	自	已	細	小	錯	誤	案	贖	存	焉	分	數
多	少	不	同	要	皆	小	民	致	逃	故	也	卑	職	到	任	而	來	查	得	五	十	七	里	半
里	并	不	可	為	里	甚	多	間	行	鄉	落	人	煙	寥	寂	村	理	蕭	條	耳	聞	目	驚	為
心	剛	久	矣	查	追	原	業	本	縣	可	得	行	之	債	軸	磨	害	本	縣	得	與	器	之	其
不	得	自	行	者	糧	役	之	拖	欠	反	詞	訟	之	未	完	也	夫	虛	報	拖	負	或	非	上
司	得	專	若	夫	未	完	糧	銀	無	人	可	取	無	次	丁	可	賠	其	中	經	收	人	告	是
據	代	原	有	指	賠	秤	頭	今	日	不	可	准	理	先	年	案	贖	府	為	多	身	地	道	次
之	其	壯	者	逃	老	者	死	存	被	告	無	原	告	存	原	被	無	干	証	完	之	不	能	存
之	徒	開	吏	胥	騙	局	瑞	嘗	謂	假	稱	逃	絕	與	除	器	則	茲	乃	滑	之	效	尤	果
逃	絕	不	與	除	器	則	又	不	能	開	招	徠	之	新	路	當	細	為	酌	寬	速	為	獨	除

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卷

頁

獨	除	兩	實	本	縣	得	請	事	非	本	縣	得	事	也	又	今	奉	文	量	田	約	在	五	月
由	可	完	事	荒	田	無	人	承	丈	者	頗	多	竊	意	無	業	後	業	之	人	可	即	此	格
之	三	年	後	實	有	收	成	例	報	稅	收	成	稀	少	則	聽	之	亦	後	逃	流	撫	窮	困
急	務	也																						
一	哨	官	查	得	先	年	原	無	哨	官	有	之	始	自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冬	季	三	十
六	年	夏	季	停	止	四	十	六	年	冬	季	復	取	如	故	奉	文	皆	云	倉	取	家	道	廢
實	有	武	藝	之	人	十	人	之	身	二	端	不	可	畫	得	各	縣	止	是	以	嚴	實	之	家
奉	行	耳	每	一	倉	照	該	告	攀	扯	累	日	月	不	能	定	若	置	之	充	軍	徒	罪	然
問	之	則	曰	一	季	不	止	七	八	十	兩	費	用	富	者	變	產	破	家	問	所	費	則	曰
處	處	常	例	也	本	縣	到	任	以	來	減	去	不	止	一	半	矣	而	本	嘗	無	也	夫	裁
決	百	名	原	有	百	長	三	四	十	名	原	有	總	甲	每	一	隊	原	有	隊長	至	國	營	
又	有	把	總	諸	員	統	之	何	事	哨	官	膏	梁	子	弟	無	武	藝	堪	倡	導	一	季	而

更與	益各	需開	一革	前後	里近	縣丞	十二年	詳今	科節	速非	一人
撤兵	概兵	一騙	兄員	之時	則戶	一員	年巡	未示	給事	要害	清軍
心非	酒食	局不	有是	事不	籍空	管糧	按陳	下查	事奏	而設	管糧
親愛	之需	小也	是事	同則	懸民	主簿	陳某	得四	裁革	巡檢	兼之
非身	各統	似常	然後	前後	多逃	一員	考發	十一年	革款	者皆	事未
之使	兵諸	裁革	有是	之官	德半	又捕	日卑	刑科	開一	可裁	繁瑣
臂之	員拜		官設	員亦	里一	盜主	職曾	候給	切人	半查	又儒
仗指	見之		焉先	亦當	二分	簿一	以捕	事奏	等事	得與	學生
也于	禮各		年增	酌處	里分	員典	盜事	請裁	者可	與國	員止
操戰	衙門		設夫	興國	為多	史一	歸典	革四	併非	無大	七十
無分	人役		豈無	縣先	先年	員無	典史	十一年	街要	清軍	十餘
毫之	常例		謂也	雖五	設清	所事	裁革	年禮	而設	事務	人教
	之		哉	十七	軍	四	主簿	申	驛	主簿	諭一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謝一	寧都	豐興	司弓	縣城	不食	一官	不無	請寬	併之	員迎
員刻	東南	因恰	兵三	不至	若生	不安	所妙	一分	管糧	龍巡
一員	界雲	居其	十名	塞所	生事	其分	一官	民受	主簿	檢司
似亦	都西	中萬	巡檢	徒有	事子	則又	需索	賜一	縣丞	巡檢
兄矣	南界	一諸	官小	巡檢	無一	有一	索之	分竊	一員	一員
其一	嶺縣	粟冠	權蝦	之名	分盜	官需	援時	謂述	當革	非要
員當	西北	發奸	所濟	若生	詰之	索之	變然	盜責	儒學	害均
裁革	泰和	細生	何事	生事	之勞	援一	也通	之典	當革	當裁
自贛	西萬	焉各	況巡	無一	夫有	官之	也于	史主	革訓	革伏
吉二	安北	殊盤	檢百	分之	有一	費分	民則	簿一	導一	乞裁
府論	盧陵	詰之	餘年	事弓	官則	也理	為大	一員	員一	度
東界	東北	矣一	來以	兵虛	之費	于民	害昔	當革	清軍	
	永	巡	住	受	若	民	人	清軍		

謹按陳康伯字長卿號龜嶺信州弋陽人宣和三年登進士第崇  
 文炳若大度豁如睿算神謀雅量高致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  
 報主願當蔡京當國羣克煽虐於蒼穹乃值童貫黨造敵騎交馳  
 於原野遂使神州陸沈已不得行其志宗社板蕩力無以殫其為  
 已而金旅北驅高皇南渡八陵廢祀切懷利禴之恩二帝蒙塵懇  
 建迎鑾之悃柰帝始惑於汪黃國威不振復制於秦檜和好竟成  
 舉朝不言獨請選將練兵而以直見忤遠罹泉州之罷舉世避禍  
 獨委身殉國而以忠見沮久蒙下位之沈檜方捐館公遂登朝居  
 刑部尚書而寃獄已平善類賴以全活為參知政事而宿弊盡革  
 廷藉以清明繼紫誥之寵頒遠黃麻之獨拜論政審勿不依阿以  
 取容議事同僚必商榷於至當及金虜敗盟邊報益急乃解衣置  
 酒慰主上之心安至長驅充斥朝野大震乃引燭焚詔致航海之  
 議息決策親征六軍踴躍何異澶淵之後全亮身薨萬姓復蘇實

江西省通志

同泚水之勳分布要害增置上流之精兵區處有條安輯畿內之  
 黎庶掃妖氛開閩河之塞麗交精收虞淵之功偉哉周召之芳名  
 卓乎皋夔之盛績乃以威滿為憂退閒為樂管絃不廢比安石於  
 東山孝友兼全繼魏公於畫錦及隆興之際運遭金騎之復來帝  
 心知公有為起公復相都人見至咸鼓舞以歡呼醜類聞風率震  
 懾而逃遁正敵國之儀改臣稱帝減歲幣之費節財紓民蓋自南  
 渡以來輔翊兩朝功勳烜赫號中興名相為世首稱者緣公起世  
 之才絕倫之智故能以弱為強易亂為治社稷既危而復安民心  
 既散而復合較之因時事之艱難規竈幸以自利者若霄壤之懸  
 絕矣噫江左夷吾克洗腥膻之穢北門寇老自致朝廷之尊白日  
 麗天陰翳屏伏紅雲映殿瑞氣薰蒸實為保定之徵再聞亨嘉之  
 運玉燭調而泰階平共仰明良有度金甌啟而離照溥咸叨康濟  
 多仁蓋自武侯身後國士無雙誠推文山生前相臣第一忠誠貫  
 金石用昭弈葉之榮節義勵冰霜式著萬年之耿於今為烈至久  
 彌光猗歟休哉揄揚莫罄是為議時宏治十年丁巳秋九月

議減水夫

明表淳

按零都分置四縣田少而糧寡六驛之創於昔者勢不得不廢也今議者猶欲復龍門附郭之驛意謂有驛則縣費可省而水夫取諸借編水西等驛遞者足矣噫何言之易也蓋使客從舟百凡取之驛傳從陸夫馬則縣驛俱出此通例也零當開廣嶺北之衝皇華之使往來不絕夫或至數百名馬或至數十匹無驛尚得以邑小民貧告減有驛則責備取盈將何支給馬况張官置吏創厩造舟命設夫首廚役增編支應廩糧非戶以數十糧以數萬不能辦此而可取足於十五里之邑乎且零之境衝繁獨克於他邑成化間借編水夫三十名協助水西南楚正德間增編三十名協助橫浦攸鎮始名借編因為常額此實民命之所不堪矣嘉靖二十五年知府林公懋議減其半移之寧都興國龍南三縣又於興國編銀一百二十兩歲解零都以補夫馬支應之不足蓋真見夫彼逸而此苦故為相傳之法而撫按咸允其議民命至此其少甦矣但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頁

解銀既不及時而支用又多私弊有虛名而無實惠民甚病焉蓋照協濟銀數減零都水夫增編於興國在彼可免僉解之勞在此獲沾實受之惠而均平之澤可垂久而不泯矣謹誌之俟憂民瘼者更圖焉

清虛審編議

明劉同升

吉水百年之內未經丈田虛糧之累甚於他邑漸有流移者矣不然則鬻子女以應徵輸深為可憫審編申請則曰舊額不可失也欲免之奚策而可嗟乎天下多事其失舊額而不可問者數數然矣豈獨虛糧已哉每與余邑沈侯言之未嘗不咨嗟而思拯之也侯為余言此亦無難虛之而已即不虛之究竟誰能補乎余恍然曰侯言得其要領矣非余所能及也遂為發明其議蓋虛而不必補者有二虛而可以補者有一如田去而存里長之名為并其戶所并者虛名之里長也無損於正供也然此可以議補者也虛糧竟付之虛所虛者無田無產之人歲歲徵之而不納者也無損於



正供也。虛丁竟付之虛，其所虛者無人無家之丁，歲歲徵之而不  
 納者也。無損於正供也。特免其戶房出票之資，差役行票之利而  
 已。人人以為便，戶房差役以為不便而已。此不必議補者也。況每  
 界開墾，亦有可以補虛糧者。每屆添丁，亦有可以補虛丁者。舊制  
 原有縣虛以開墾添丁，合之縣虛不過多虛幾畝，多虛幾丁，可懸  
 民之困矣。至於里長議補，尤自有說。糧少者宜并，糧多者宜增。鄉  
 紳兼封增里長一名，則中葉單門減里長一名，窮則變，變則通。必  
 然之事也。又詭寄之弊，最妨國稅。倘下令曰：詭寄者同所寄之家，  
 田產入官，庶幾錢糧可清。功令可行，一邑利弊而可通於各邑。一  
 事而可通於萬人者，惠莫大焉。因侯愷悌之言，余為之述其繁如  
 此。

建甯文定祠議

代建甯縣令

明符遂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人才為地方之命脈，而崇報乃國家之典章。稽之於禮而切實當  
 行，著之於政而遠大斯紀，事可待乎今日。道何讓於未遑，伏見宋  
 儒曾鞏為南豐文獻之宗，學力超邁，所得宏博而無涯，造履嚴醇  
 所趨守約而行恕。朱晦菴謂其文之正，足方三代。誥命自孟韓以  
 來所未有，宋潛溪謂其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如姬孔之徒，王  
 子發謂其名與天壤共敝，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史伯  
 璿謂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而吳臨川虞邵菴則又直  
 以繼孟氏不傳之學。有漢唐諸儒不得而聞者，文章深古，特其一  
 事。惟羅一峯過之說，若少憾焉。然亦稱其為百世之士，獨得歐陽  
 之正，而非若眉山輩淫於老佛也。夫孔孟尚矣，為遷劉向，姑置不  
 言。韓歐蘇子皆有國祠，韓愈專祠於永平，歐陽修冠諸忠節而主

祠於廬陵蘇軾近年亦特賜景賢之祠而曾鞏馳騁其間乃獨無祠豈非缺典乎且廟庭從祀之外宋儒魏了翁祀於福陽元儒金履祥謙祀於金華我朝儒臣薛瑄祀於平陽邱濬並軾祀於瓊山皆即其鄉曲崇之以勵後人瞻仰曾鞏著書百餘卷其視六君子心未有愧史亦無貶獨不得祀於其鄉非缺典乎按禮有道有德者无則祭於瞽宗雖學命朝廷也今學宮鄉賢之祠有司之泛例耳鞏幾於道德者而可以泛之乎竊以為宜準正學景賢二祠之制即其讀書巖原建祠堂特立題額判定祭文每春秋致祭先師社稷山川之後於上庠日量舉一祭以慰君子之靈俾會歐蘇於九泉而不報實於當道有望焉或特疏奏聞或便宜區處則非職所敢知也蓋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卿大夫問而不告非禮也豈時鞏輩之文恨如不及鞏今幸擊柝於鞏之邦矣敢曰不在其位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大學博 物 館  
稿紙

乎下邑末流不諳經世恭奉德教無可應酬職思其居僅此一節亦地方太平之事庶切實遠大之規獻聲效狂不勝惶怖仰惟台座不棄葑菲而行之先儒幸其學校幸甚

忠祠議

明

錢

琦

謹按故左副都御史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係臨江府新淦縣人今分江峽江縣則公峽江善政鄉三都人也公父伯高尚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調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於官其烈節家風有自來矣公少與金幼孜友善嘗謂幼孜曰子異日為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甲子舉於鄉明年對大廷極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因歷陳古昔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



白鹿洞講義

明 胡居仁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為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為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臣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以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為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江西省通志館補紙

道源書院條約節

清 彭家屏

南安離省會最遠。界於閩粵。風俗頗淳。其士果而義。其民直而剛。猶有先儒之道教焉。太守游君景仰周程。葺道源書院。請條約於予。予維我國家崇儒重道。至教修明。欽惟我皇上頒諭書院。勉多士立品勤學。且朱子白鹿洞學規及分年讀書之法。所以示人為學之節目。既明且備。學者循是而行。整躬勵行。則持躬涉世。為聖為賢。基於是矣。故於前哲所立之規。及士子所習之矩。不復贅。特就其關於南安風俗人心者。約舉六條。為諸生勸。士莫先於立志。志壹則不涉於岐趨。志正則不流於邪僻。古之聖賢。德業著於千秋。勲名垂於宇宙。皆從立志始也。先儒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得。以動之。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動之。蓋志之所注。不可奪也。亦志之所往。莫能禦也。乃今人之為志。當發蒙伊始。其父兄師長。即以功名望之。其所謂功名者。不過利祿耳。非真望其建立功名也。為子弟者。能以利為念。勤於課讀。即以為有志上進。及其制藝稍

通倖邀利祿。即以為有志竟成。是其處心積慮間。無刻非富貴利  
達之見。又為足為士之志哉。然則志何以辨之。喻於義則為君子。  
喻於利則為小人。此其間有不容中立者。今諸生當志聖賢之德  
業。以自勵其行。能當志聖賢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立志既定。立  
身必正。縱不能即幾於聖賢。亦不失為端人正士。出則有為。居則  
有守。究之。心存利祿者。必不能為聖賢。而志在聖賢者。或不失其  
富貴。士可無志哉。士之志可不早自立哉。右立志向  
士以品行為先。未有品行不敦。可列士林者。禮曰。修身踐行。謂之  
吾行。又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聖賢十言萬語。不過欲其品  
行正耳。品行克敦。則器量宏遠。必不流於刻薄。識見精明。必不  
流於污下。由是學益進於高明。而行詣日躋於廣大。始不愧乎士  
之名矣。乃余謂為士者。居心行事。往往以刻薄為能。舉輕狂。出言  
便利。自以為能占便宜。甚至訐私壞利。啟釁兆爭。雖一時快心。而  
不知一生寥落。亦由於此。諸生自省乎。日所為。有一於此。急宜滴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八景博物館  
稿紙

除務必力窮經史。親近賢人。立品務其高。制行求其潔。使無知之  
愚民。聞風而愧。幼學之子弟。觀感而興。將一鄉一邑之內。得見言  
坊行表之儒。即他年筮仕。必收正直端方之效矣。右敦品行  
儉美德也。耿介拔俗。守貞不虧。惟儉乃能安分樂天。可以致力於  
學。蓋惟內足於己。無假外飾。道腴自充。可忘滋味。故以儉治身。則  
志氣清明。以儉及民。則化行俗美。顏子簞瓢樂道。原思蓬樞辭粟。  
此非流俗所能及也。至於陳平之席門。孫晨之籍藁。范丹之塵甑。  
文正之畫粥。孝先之以儉率人。世南之不失素業。猶自讀書不輟。  
意氣自如。類皆垂譽千秋。蓋儉之福也。夫儉與貧相反。貧多由於  
不儉。儉則可以無貧。比來年穀順成。人民樂業。有餘者。羨慕豪華。  
不足。恥居樸素。昔之士人。布鞵青鞵。今則鑲鞵絲履矣。昔僅布袍。  
革帶。今則夏絺冬貉矣。往時享客。不過數肴。今則羅列珍錯矣。往  
時禮數。稱家有無。今則華縵足尚矣。所入有限。所出甚繁。欲其常  
贈足也得乎。  
士風之不節也。周書柳仲蟠曰。衣不過蔽體。

食不過充腹。孜孜營求，徒勞思慮。故仲蠲窮通一致，敝衣蔬食，終不改操。今諸生當此肄業時，正宜循分自安，守其儉以潛修。砥礪廉隅，果其有得於中，何妨惡衣惡食？若能心無外慕，何有文繡膏粱？是今日窮居清節自勵，則他時得志，操守必佳。我願諸生務從儉約，右崇儉約。

學人所宜究心者，經與史而已。經以窮理，史以記事。二者學之根柢也。若不究心根源，焉能明於理而達於事？漢書儒林傳，能通一經者皆復，又實帝紀，能通經者令隨家法，所以漢儒各有專經。設科射策，蒞政勤民，終身取用，故漢之人物為最。今人亦各習一經，不過粗知大意，剽竊字句，以為時文料。其於道之精微，毫無干涉。名為讀經，何益之有？要知治經之法，一字一句，莫輕放過。即漢之註唐之疏，宋之正義集解，其間異同，亦宜詳究，勿拘於陳說，勿惑於浮詞，洞徹無疑，義理融洽，是謂通經。本經既通，然後及於他經。至於讀史，須知史體。史體有二：一曰紀傳，一曰編年。紀傳昉於尚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大學圖書館  
藏紙

書。今所稱二十二史是也。編年昉於春秋，今所稱通鑑綱目是也。士生今日，欲知前代之治亂，往事之得失，舍史亦何所從？夫善讀史者，設身處地，將前言往行，一一與吾心相證印，不但於藝文奏疏之間，取其精實義理，即天文疆域地理溝洫禮樂兵農，凡有關於治，有切於民者，精粗畢貫，是真善讀史者矣。如有餘功，旁及三通兼搜諸子，別其醇疵，知其偏正，亦以吾所得力之經史貫之。既以淑我身心，廣我識見，又將推之民物，大其措施，則今日窮經熟史之學，異日即為明體達用之儒。右讀經史。

學必有一定之課，亦必有不息之功。此固學者所當自嚴，而非他人所能強也。昔人為學，未有躁心浮氣，作輟相仍，而能有者。日月如馳，寸陰可惜。古之人或帶經而鋤，或映雪而讀，或鑿壁以分餘照，或囊螢以取微光。是其於書，隨地可讀，隨時可讀，固有不卒業而不能已者。豈有督其課而程其功者乎？今諸生肄業書院，明師良友，砥礪切磋，經史古文，縹緗插架，既有讀書之地，且有讀書之

資尚斲時渴日悠忽相仍有時掩飾耳目緇閱經書前卷未終又  
開後卷一書未竟又看他書問以年代而茫然問以奸賢而莫辨  
對我師友何以自安是皆不立一定之課固無自勵之功盜讀書  
之虛名昧讀書之實際爾諸生慎毋蹈此自今以後各立一簿編  
定課程清晨何課午間何課燈下何課或讀經或閱史或臨帖或  
論古或讀名文或作制藝講某經書做某題目一一登明務記其  
實始則龜勉持行久則自然純熟右嚴  
國家憑文取士蓋以文由中出本之性靈形於筆墨而人之氣度  
見焉心術微焉其心淨者筆自清其氣正者筆自勁清而能勁其  
辭理之通暢可知也文體之濫始則由於不能研究朱註溺於支  
離破碎之講章惑於似是而非之俗解將切實義理愈說愈遠而  
作文之根本已失繼則坊刻時又平庸通套所謂八面風者各據  
為秘本一題手持掃砌文體之庸膚淺陋率由於此更有一種自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書畫博物館  
稿紙

知鄙俚無以過人轉為悠謬搜求詭僻字樣鍊成惡劣語句以拙  
拗為古峭以生硬為精琢以怪誕為新奇以晦澁為深奧望去一  
片蕪詞細按全無意義其心不過借此欺人豈知庸惡陋劣之辭  
能逃有者之真鑑者西江夙號文物之區前有歐曾王後有  
名家遺風猶在繩尺可循至南安一郡周程雅化文成餘澤深入  
人心風俗未漓文體易正凡攻科舉之業者務以淨正為主養其  
氣度端其心術而且鎔鑄各經貫通子史沐浴於唐宋大家取法  
於隆萬先輩探其精蘊發為詞華語語出自性靈字字歸於清勁  
如此則理明辭暢神王機流庶不負聖世作人之意右正文體  
以上六條專為讀書人拈出前三條檢點身心後三條講究學業  
然止是下學工夫非有高遠難行之事毋務虛名始勤終怠至於  
嚴禁出入分別甲乙則游太守身教有素定有成規認真舉行無  
俟余之瑣屑臚列也時乾隆十一年

豫籌安置各省凱撤義勇議

清 王家珣

凡人難聚而易散，惟募勇則不然。招之使來，而又麾之使去，雖匹夫亦能為難。况聚至百十萬之眾，而又多剽悍陰鷙之性，素行遊手無業者哉。夫豫慮兵撤之之難，而弗招，則今方藉以為功，苟既費其招之之力，而復撤，則後又虞其為患。一法立則一弊生，欲求其萬全無事，良非易易。歷觀前世，有召兵外藩者矣，有丐師外夷者矣。夫召兵外藩，事成則仍歸藩封焉耳，丐師外夷，功竣則仍返夷地焉耳。然往往因以為變，如卓之於漢，溫之於唐，奚契丹之於石晉是已。况新撤之勇，既無帥以統之，又無糧以給之，且又無身家以繫之者乎。夫有千金之產者，必能自愛，無百鈞之力者，不能為。而勇則兼之，此其所以深可慮也。慮撤之之難，則惟有弗撤，編入行伍，而後可。然內外營兵不下七十萬，近年所招之勇，在在皆有。若插入兵營，一例給餉，則經費又恐不支。非策之善者也。夫撤之，則有立至之憂，留之，則有將來之慮。此二策者，專用之則

江西省通志館稿

九一頁

室不如兼用之而善也。竊謂勇不能不撤，而不可驟撤。老成謀事，必不躁率，以致禍。而常消憂患於緩圖之中，苟能暫行編入隊伍，月給衣米，無有刻剝。一俟二三年後，餘匪肅清，風塵掃跡，漸漸而裁汰之，則既無滋擾之虞，而又無糜餉之弊矣。



賴州名宦鄉賢祠議

清 張尚發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出位而言。罪也。後前撰與國特祠議。以典職斯土。肅將明禮。禮所未合。得言之而即與釐正之。至興所受隸之。賴郡與同隸於賴之諸邑。祀典從違。分所不得言。即間有疑者。亦無從而折其所以然。自中丞郎公委修郡志。乃得肆考其古今人物。官於斯。生長於斯者之人。品德業政術。熟者上下千餘年。輿論之好惡。先我而立言者。月旦臧否。同異折衷之所歸。前輩之記專祠。合祠。如精忠清忠。源漢書院。文成公祠。皆止就一二鉅公名德。彪炳者為言。而未統計乎一郡。舉一郡統計之。莫若名宦鄉賢二祠。而此二祠中之人。始而舉祀。繼而從祀。亦惟是一時公好。有餽則鳴。又未嘗統計乎十有餘年之人。槩而量之。衡而懸之。求其必無餘憾。故今瓊之有慨於中。不自己於言者。議陟而不議斥。惜漏美而無譏。溢獎。其一二過舉。昭然純繆者。援典制以相申駁。而非有訾乎古之人。則巡撫都御史之金澤。周南。吳百朋。江一麟。四公。

江西南省通志館稿紙

九頁

宜補祀名宦者也。金公在明宏治七年度臺。初建。登山。翦暴。立綱陳紀。時論稱為識治之通才。金去而憲院旋撤。盜賊復起。逮正德十七年。周公乃振而張之。大帽就擒。四省胥真。擁旄相繼。垂二百年。虞院之有二公。蓋華路以啟山林。可謂法施於民矣。吳則有平下。歷之功。江則有討黃鄉之績。長寧縣創立於江之手。定南雖張。謝奏設。抵以終吳之業。故兩公平賊之功。與王文成公鼎峙。如謂都憲秩尊。不應與郡僚同其盼。豈則文成既祠。名宦矣。文成別有特祠。以道學宗傳。與濂溪相倣。非吳與江所敢望。祇論平賊。勤民。以勞定國。何不可從於大成。名宦之後。謝鳳潛。虔臺志論。堯山曰。南賴之尸祝。公與新建。世世無斁於仲文。亦曰江公不朽之伐。且垂之。世。世。意。當時固。有。舉。斯。祀。者。而。後。漸。漸。泯。耳。四。道。分。建。其。備。兵。章。貢。間。有。薛。公。甲。馬。以。拓。羊。角。功。而。錫。服。以。忤。分。宜。冒。而。拂。衣。才。與。節。兩。無。愧。也。有。陳。公。士。奇。馬。藝。園。蔬。以。自。給。縱。囚。囚。而。自。歸。介。與。意。均。足。稱。也。此。皆。非。賴。所。得。享。之。官。以。駐。節。而。得。志。其。人。即。

得崇其祀者也。賴所專之官。論嘗濟濟。既云備矣。所關典者。乃在  
始建郡之虞。潭當杜鼓。構逆嶺。崎慢氣。傾賞饗士。大致魁捷。賢母  
之休聲。並垂而令子。崇敷不邀。七魯乎。裴諳之奔。赴陝州。代宗嘉  
其勁節。讀儲潭喜雨之碑。則澤加我民矣。何以至今不祀也。路應  
之傷脛。不言李必稱其長者。觀賴雖擊險之役。則功留茲土矣。何  
以至今不祀也。孔宗翰乞詩蘇公。事僅文章飾治具。然冶鍊錮石。  
過二水之衝。八鏡臺砥千古馬。三犀秦守之比。詞筆也。實民庸也。  
何以至今不祀也。周元公敦頤而繼祀矣。公之列名宦也。以判虔  
州也。判虔州之濂溪先生祠。而監稅虔州之泰山先生孫復。司法  
虔州之龜山先生楊時。何以不祠。兩先生經術儒學。宜入濂溪書  
院配食。抵論名宦祠。而呈漏之議。亦典祀所不得辭者。下此則有  
通判之羅願存齋馬。書院山長之劉辰翁須溪馬。存齋文方駕歐  
曾為朱文公楊文節公所服膺。須溪則江文忠公所推薦。而文集  
百卷。學者所宗。賴廟得之。亦可云文治而民成矣。縣令之賢祀於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邑郡長貳之賢祀於郡。不相侵也。賴府學則并祀興國。令程太中  
珣海中丞瑞曠典特興。不知昉於何年。以此例之。宋文憲公濂之  
令安遠。楊文貞士奇之教石城。宜宜入府學祠否乎。程文海之為  
名儒直臣。與宋揚之為大儒賢相。學問功業孰大孰小乎。此愚所  
疑其例。而不得不進其說者也。凡右幅所列者。全郡也。四轄也。未  
艾於縣也。前代也。非本朝也。縣則其地。稱故耳目親而易灼。本朝  
則為時近。聲實真偽。猶俟稽久而論定。無俟乎汲汲遽陳。側聞節  
推蘇峻大言於劉虔。撫克零邑。閩城之屠。賴令郭毓秀請於佟虔  
撫。白田村一里之。不叛。其里人尸而祝之。未入祀典。尤最偉者。無  
若照唐李德明。攝印石城。當耿逆叛。據閩汀。拒守三年。身經百戰。  
梯衝舞於雲中。井泉飛於嶺畔。古來名將烈士。無以尚茲。郭令者  
澤僅一里。而縣祠宜舉之。蘇李兩公者。官係郡幕。而佩恩之邑人。  
宜奉之。或以未合守土之例。特崇報德之祠。準制揆宜。義存酌取。  
其現載祀典而不能無擬議者。竊以為文信國公天祥。不宜雜祀。

於會昌名宦蓋信國之為名宦於贛也以太守故也又嘗開督府於興國興於是乎有特祠戰勝於零都零於是乎有合祠會昌者行師偶過之地祀禮宜同零而不必同興乃上擬於贛郡是卑信國矣留忠宣公正未嘗令興國周文忠公必大未嘗尉零都興之祠璣旣桃之零之祠則以告我同官而最不可解者寧都之祠列御史顧佐薛璉督學黃淳李齡高旭五公夫學使者通省之秩官也大居正以率屬宜歸重於南昌贛郡且不得祀而何有於寧都臺建設以後院道之莅贛者贛得舉其祀自餘江右之中丞直指亦不得而過問矣意五公者持斧之風裁秉衡之冰鑑於寧都必有被澤之尤深畏神之獨竦者考考志乘寂無一語江西通志并無薛璉御史其人者此在通志當抱闕略之譽而璣亦深懷寡昧之咎顧五公之祀於寧都反覆而不得其說律以僭祀之失殆無辭以自解已寧都鄉賢祠又誣祀崔大傳與之石城亦有陳晉公恕因里居桑梓之誥而矯誣逮於蘋藻鳳渚旣詳聞之璣又踵申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之而於祠志未敢徑削者里人無當路之權鄰壤邑長無主祀之責惟大聲而呼俾聞者自反耳鄉賢散見各邑聞見親而輿論確更切於邑令又子孫表章先德自有其人無俟鄙人之贅筆顧亦有緬溯古初不能默默者鄧德明宋元嘉中謨南康祀實為章貢文獻之開基恭母潛以詩鳴唐大歷間其文翰足以黼藻南邦世遠年湮遊乎莫宗自今舉之非補亡之盛孰歟或曰王款之並撰南康記名宦可無稱乎曰名宦之人物偉矣豐功懿德照耀青編非瑣錄叢說之才所可繫量若夫宦遊群僑流寓諸英翩翩子實繁有徒就志中所傳之人而為之祭長江以卮酒拜昌黎之遺像增華好事以俟夫君子之有作也已

請復同仁祠置主並祀議

清 熊飛渭

伏見太府周公之表忠垂教也。以懷忠祠舊址。今為民居。不忍撤而改築於東湖之濱。三十載廢祀之祠宇。一旦轟起於荒煙蔓草之中。令孫許二公之孤忠正氣。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與張許雙廟炳麟千古。甚感舉也。獨是濱湖一片地。舊為同仁祠。其創立已久。今考崇禎八年。李公嗣京重修碑記。稱載主南嚮。鴈行而薦。春秋者凡六。一贈禮部尚書諡忠烈。前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燧。一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諡文成。前巡撫南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守仁。一兵部尚書諡端敏。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達。一胡公世寧。一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達。一兵部尚書前江西吉安府知府伍公文定。一吏部尚書諡文襄。前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公龍。則是前此之俎豆於斯者。不獨死事之雙忠。而一時共事諸公。或發其奸。或平其亂。生則一心王室。沒則合食一堂。故曰同也。微箕比干。去奴死不同。而同以仁攝。故曰

右通志館稿紙

九五頁

殺身以成仁。當逆濠要結權璫。勢傾中外。無君之心。固不俟矯詔之日也。而屹然獨立。不懼正名討賊。卒成大功。誰謂非仁者之勇哉。向非諸公先後其間。吾知孫許之目不瞑矣。今仍宜顧曰同仁祠。謂仁可以兼忠。忠未可以盡仁也。至若欲為孫許立像。別異於四木主者。愚又以為未可。夫忠義之在人心也。為政者樹之風聲。以鼓動之。入宗廟而思敬。通墟墓而思哀。初非以設像置主為軒輊也。文廟之議。以像為襲。今必變舊制。別為二像。將異二像於木主乎。抑異木主於二像乎。吾未知所宜處矣。議者不過欲尊懷忠祠之名。而不知已廢同仁祠之實。居然孫許為主。而四公者。於此神不享矣。辟之六部。共坐一堂。固公衙門也。今忽榜其門曰統鈞堂。存而公衙門廢。雖五部寄居於此。其心能晏然乎。即眾宰之心。能晏然乎。夫愛人者。猶及其屋之為。况本以同事合食之人。而忍伸此而抑彼乎。度非大君子崇重祀典。表先烈與人為善之至意也。故同仁祠之名。必不可毀。仍置主竝祀如故。庶典禮合於人心。而可與經久矣。謹議。

詳請裁存各役議

清 魏錫祚

查議得利害不什。法不輕變。古人已言之矣。今之紛紛請議裁隸役者。亦謂役冗則於地方無益。而虛糜工食耳。然其中亦有宜裁減者。亦有未便遽行裁減者。似應斟酌損益。方可永久遵奉。若凡關隸卒。俱可裁減。以節省工食為能事。毋亦未嘗熟思審處矣。如某府於請裁答應。阜隸燈夫而外。又議裁民壯弓兵三項。奉行飭議。遵經行據各縣詳覆前來。早府彙核詳查。南城縣有義民四名。原無職掌。實係冗役。誠宜請裁。其餘四邑。俱無毋庸置議。巡司弓兵。則南城縣狀牛司。額設弓兵十名。歲支工食銀三十六兩。南豐縣龍池司。與新城縣同安極高二司。俱額設弓兵二十名。歲支工食銀各三十六兩。廣昌縣秀嶺白水二司。俱額設弓兵十五名。歲支工食銀各二十七兩。額數多寡。各因其地。歷行已久。不便如某守所請。止存四名。六名之說。至若民壯一項。則有斷乎不可議裁者。伏查民壯。每邑額設五十名。稽其數。倍於他役。而額名忌

江西省通志館稿

九頁

義當年實有深意存焉。蓋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縣令雖係文員。而城池倉庫。是其專責。敢奸禦暴。是其攸司。阜隸供使令也。馬快供巡緝也。二十餘人。雖不見多。亦不見少。民壯一役。則責在守禦。以佐兵師之不逮。故於雍正二年。條議者。以州縣兵少單弱。奉旨每邑照額設足民壯。以二十名習射。二十名習鎗。十名學習長鎗。專司緝奸禦侮。此誠為兵於役。不易良謀也。雍正四年。江蘇又請以民壯馬快合為一班。改名快壯。協同捕盜。部覆允行。近蒙撫憲亦經做此具題。現候部議。是民壯雖一賤役。實有關於地方裨於國事。今欲議裁。以為節省工食之計。則一州一縣。幅員遼闊。而止恃此阜隸十六名馬快八名。以辦公。非獨不敷差遣。勢必貽誤匪鮮。且一旦有事。而寥寥數役。既無縛難之力。又無寸鐵可恃。險隘兵多之地。尚有軍威能攝。簡僻腹裡之區。汛防兵少者。城池何恃。倉庫誰防。不幾使官民無措。誤於薄識淺見之議乎。且就建昌一郡而論。地界閩疆。深山環繞。素屬藏奸之藪。常川分緝。尚虞耳目

未周止任馬快八名勢必顧此失彼欲求寧謐其可得耶故愚以  
為他役可裁而民壯獨不可裁某郡之民壯或可裁而建郡之民  
壯斷不可裁者也據某郡議曰川縣既有馬快又設鄉勇武弁復  
有汛兵此役過多殊覺冗擾獨不思馬快額止八名能勝一邑緝  
捕守禦之任乎鄉勇僅於本村防禦能供縣令之調遣辦公乎汛  
兵惟參遊守駐劄之地或以千計或以百計其餘州縣不過把總  
一員轄兵二三十名而止即如建郡之瀘邑并無把總止撥外委  
巡防帶兵不及十名亦可謂武弁之汛兵可恃乎是皆未嘗計及  
於各方形勢天下大體耳應將所請裁減民壯之處毋庸議是否  
允洽尚祈彙核裁轉

詳請停清查什軍運漕議

清李蘭

為欽奉上諭事竊奉總漕部院牌准戶部咨開議覆總漕張等會  
請清查什軍學習乾運漕艘換去雇募之頭舵水手乃得畏法守  
分不致誤漕生事應令該督撫嚴行清查什軍子弟有素能撐駕

江西通志館稿紙

九頁

者將雇募水手內不守分之人先行更換不能撐駕者使在船學  
習以八年為率盡行換去召募之人悉以正軍充當等因蒙行到  
道遵經轉行各廳衛查覆前來該本道看得利不什不變法害不  
什不變制古之人有言之矣利不什者且勿變矧害什於利者乎  
如乾運漕艘天儲攸係年來各幫頭舵水手每多不逞之徒致屢  
宸衷今蒙題允清查什軍子弟在船學習撐駕以八年為率換去  
雇募之舵水此誠良法美意苟能行之則在船者無非正丁親屬  
顧身家而守法紀成效可覘奈何勢有難遵害什于利欲稍試而  
不得所當瀝陳請命者也江西一十四幫計船七百餘艘所需頭  
舵水中不下萬人今袁州吉安永新安福建昌廣信鉛山饒州九  
江前後贛州等十一幫正副二丁之外均無什軍可僉南昌前後  
二幫什軍僅有四名撫州幫之城丁亦無什軍屯丁雖有子弟率  
皆素業耕耘不諳運務若責廳縣衛所必欲僉報勢將搜查勾攝  
奸丁刁屯保無株累誣扳差盡經胥曷免追呼騷擾竊恐僉得數

名終無補于百一而軍民兩受其累矣六軍丁雖賤亦有室家本  
人領運赴北經年始歸其得殫心竭力無憂內顧者恃有子弟為  
之維持門戶耳脫盡驅其子弟於帑中則仰事俯育誰為任之微  
租辦運誰為主之身可糜而心不可繫未必不為輓輸之害而什  
軍中強懦不一靈蠢不齊膂力方剛者任勞猶易若孱軀弱息秀  
雅溫文者甫歷風霜已先委頓涉波縱浪鮮不神驚片帆孤擢尚  
必招招舟子矧糧艘之攸關綦重江湖之來往阻修即終身歷練  
猝遇風波猶難措手豈嬌怯子弟所能操縱如法涉險如奪者乎  
前者安福所劄黃丁陳周船覆溺本軍之姪丁天偁謝遲伍船覆  
溺本軍之弟遲起之二人者皆什軍也乃至船遭漂没人作波臣  
幫丁僉謂不習水性之故什軍之有損無益此即前車之一鑒先  
民有言射御貫則能獲禽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  
思獲庖丁解牛至於官止神行而後可以批大郤導大欵若未嘗  
操刀而使割其傷費多理勢固然豈欺我哉况多一人即多一人

之食用旗丁額定行糧原係計口授食若倍增學習之什軍行月  
不敷必耗正糧而人數加多運弁亦難約束八年之內恐事日滋  
耳夫凋疲之衛正軍單弱者例僉什軍項補是什軍正宜培養以  
留補充之地驅為舵水正軍亦慮多缺所以左右圍維害什于利  
僉軍之舉似不獨江右之什軍鮮少者行之固難縱有什軍數足  
之地亦當變通停止者也本道管見止宜嚴飭領運官弁責成正  
軍務擇守分良民為頭舵水手開姓名籍貫請給腰牌力行保甲  
前後十船互相稽察一船生事正丁治罪九船連坐押運官弁時  
刻稽查稍有舵水滋事立拘懲治仍同該地方官詳究徇隱參處  
則約束嚴而稽查密舵水自知顧忌官弁畏干吏議必不甘心庇  
縱雇募之舵水毋煩更易什軍之勾攝即可免行既得上慰宸衷  
下亦有裨漕運矣茲測之議是否有當惟本部院鑒察焉

請改折新邑糧米議

清揚日升

新城僻處山谷為江右東南盡境邑東南西南三面各數十里俱接  
 壤閩封山地多而平地少悉皆小溪小澗舟楫不通即撐筏亦且  
 阻塞惟沿北一帶自縣達府有河如線僅通小舟又多灘與架與  
 石迤邐其中言其灘則有傅家灘聞家灘官家灘北門擺揚家墩  
 橫灘松塘灘彭家灘鮎魚灘雕峰灘羊角灘西坪灘等處凡皆洲  
 露石錯若杯水覆坳堂之上耳小艇過日之僅可移數武言其石  
 則有鷓鴣石羊括石硝石香爐石言其架則有新豐架竹篙架  
 崩山架八仙架凡皆碩石布列或蹲伏水中或隱現水面所在之  
 處湍流迅急舟筏觸之載胥及溺往往然矣其最甚者莫如水灘  
 架是架也俗呼為愁人架其石則層布橫亘幾滿河面其水則雪  
 濤怒波峻疾洶湧春漲之時舟行必附岸駛不可支每多暗與石  
 觸水涸之際舟必由河中遂溜奔騰又多明與石衝此為壞舟之  
 要害招招舟子望之而却顧矣通計沿河不下百數十里始達於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府而山溪之水倏泛倏涸觸石坐淺所在皆是且每歲糧米兌運  
 又必待秋盡冬初適當水涸之時負運者多竭蹶而難應舟載者  
 每沈覆之相隨歷年以來官長誤催徵之考成里民多迫賠之痛  
 楚職此故也伏懇鴻恩大沛念倒懸之久困出湯火於一朝差官  
 勘實持疏奏聞請照廣昌宜黃彭澤諸縣一例改徵折色水著為  
 規則正供如故上不誤朝廷之軍需中不累府縣之考成下不苦  
 里民之坐困不過一變通間而公私交利矣



謝明學私諡議

清 甘 京

孔孟之學，至宋程朱而益明。近代尊胡數君子繼之，然而二氏之說，功利之習，中於人心，為世道之害，終不熄也。吾師程山謝先生，生於僻壤，早厭舉子業，參究佛書，有所得，賴天誘，其衷返悟聖學。一宗程朱，三十餘年，潛心肆力，體認則極其深沈，踐履則極其篤實，辨異端則毫釐畢析，闢俗學則源流一清。其為己，與誨人也，以畏天命為宗旨，以誠為本，以識仁為體，以切己為要，以主敬為功，以易為至精，以正蒙為至奧，以經世為用，以守約為誼，為會歸。以二程子上承濂溪而下啟關閩，為法式，將終自作墓志，述其生平為學前後之序，啟然自以為不足，而於儒道之淵源實足以明孔孟程朱之學，較然而無疑，乃以身居窮約，不能表見於當世，而僅傳習於及門諸弟子，黃熙甘京等，心悅誠服，不敢阿其所好，議私諡。

論白明學文彥博諡伯醇先生曰：明道伊川謂學者於道知所向，始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始知斯名之稱情。吾師明學之稱，於是乎為無愧矣。

